[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集

ヘ二 16
1.615
1

經心書院集

へ二16
1615
1-10

光緒戊子冬仲
湖北官書處刊

經心書院集敘

學術難言也文字之於爲學又難言也課試之作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積而後發也其於文字又難言也然而量才評力非此不能得其勤惰明薇之迹是又不可以已也尋其勤惰明薇之迹因而致之而奮發磨礱之事隨之以起人材又往往出於其閒作興之機將於是乎在曩者粵之學海堂浙之詁經精舍皆有一集二集三集行世風氣所趨雖未必犁然有當於人人之心要亦極一時作者之選經心書院創立已二十三年余自庚午迄於癸酉肄業其中者四閱寒暑丁亥之冬奉諱里居制軍壽山裕公中丞樂山奎公招余承乏講席余誠欲與鄉邦才俊共覘吾黨之盛亦藉以補余前此荒廢失時之咎欣然適館

非敢抗顏而爲師也書院課藝前山長先師寶應劉先生曾刻一帙未成卷以費絀而止余乃請於制軍中丞因書局手民每課登選數藝隨時刊印以資振厲其各官課係李觀察篁西校閱約以各爲訂定較若畫一權一人嗜好不足盡文字之變也經心書院顧名思義宜以治經爲先詞章亦必由經學出乃爲有本諸生精研穎異者不少其間體例時有得失未能盡爲是正院中書籍間有未備收一事或不能竟其端委初時蓄意良奢要俟數年歸於醕茂耳既余服闋都中知舊時以書見責本無山澤之姿豈復以林泉自詭拂拭塵衣遂復北上古人云文字之契通於性命此間之樂亦何能一日忘也乃裒其一年所得釐爲四卷命曰經心書院集此余一人所閱文舊識門徒子姪輩或引嫌不與齋課又釐在一年內楚材實不盡於此將有續出者可以觀焉光緒十五年上春人日應山左紹佐

經心書院集目錄

卷一　經解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陳培庚
楊介康
錢桂笙
張增齡
陳會望
周以存
禹河故道遷徙攷　陳培庚
陳嗣賢
周以存

張增齡

繼善成性解 張增齡

周以存

辟雍解 王家鳳

郭集琛

張增齡

周以存

大別攷 李文藻

黃覲恩

張增齡

劉景琳

用九用六說 王家鳳

張增齡

李心地

周以存

尙書舜典存佚攷 錢桂笙

張增齡

石超

周以存

王廷儒

楊介康

高崇煦

屈開埏
王家鳳
劉傳鏞
婁正寅

卷二 經解

白虎通詩說攷 錢桂笙
陳培庚
張增齡
周以存
姚虞

千乘之國解 姚虞

陳培庚
張增齡
熊汝明
錢桂笙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陳培庚
張增齡
楊介康
常兆璜

卷三 論著

荀卿論 陳培庚
楊介康

錢桂笙
張增齡
陳曾望
尹家楣
黃觀恩
經學家法論 朱鈞聲
張增齡
婁正寅
周以存
讀韓昌黎守戒書後 李文藻
勸樹桑議 黃觀恩

科舉論 李心地
蕭樹聲
高崇煦
嚴用彬
經義治事異同論 陳曾望
石超
陳培庚
陳登庸
讀張楊園先生全集書後 姚虞

卷四 詩賦

擬韓昌黎感春四首 陳培庚

陳之茂
李文熙
夏艮材
謁曾文正公祠五言排律一首 陳曾望
朱筠聲
陳之茂
舒福清
擬杜工部諸將五首 黃覲恩
劉景琳
苦熱行七古用昌黎山石韻 王家鳳
黃覲恩

擬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石超
陳培庚
王家鳳
陳嗣賢
姚汝說
萬檠
擬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一首 陳培庚
姚虞
苦寒效昌黎次原韻 陳培庚
李心地
擬宋玉釣賦 陳培庚

錢桂笙
陳曾望
張極翔
積雨賦以積雨空林煙火遲爲韻　陳培庚
石致中
楊昌萃
劉向校書賦以啓發篇章校理祕文爲韻　邱兆華
雲夢賦以楚有七澤嘗見其一爲韻　陳曾望
陳之茂
舒福清
經神賦以明識經旨能若神矣爲韻　李心地

斗開紫氣賦以寶物之精上徹於天爲韻　王廷儒
楊介康
朱希文
張序賓
余培麟
徐第瀛
彭承驤
宋玉悲秋賦以風流儒雅亦吾師爲韻　石超
陳曾望
彭邦楨
有物混成賦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爲韻　陳略

惜楚有材賦以江漢炳靈世載其英爲韻

楊介康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 陳培庚

范書稱鄭君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乃治毛氏故詩箋多用韓說亦有以韓易毛者尋其要略有文異而義同有文同而義異有文義俱異大氐彼此鉤考折衷一是如三禮注兼用古今文例也其文異義同者毛詩小雅鴛鴦摧之秣之韓摧作莝箋从韓義云摧今莝字也據阮氏校勘本宋本摧作挫誤大雅召口不云自頻韓作自濱據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本臧玉林陳碩甫皆不以此爲韓詩箋从韓魯頌泮水狄彼東南韓狄作鬄箋从韓作剔此改字者也其文同義異者鄘風相鼠人而無止毛無所止息也韓止節也無止無禮節也箋从韓義云止容止也小雅小口國雖靡止毛靡止小也箋亦云止禮也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抑意也

陳碩甫云意疑噫之壞字以鄭从韓也大雅皇矣崇墉言言毛言言高大也箋言言猶孼孼將壞皃崇墉仡仡毛仡仡猶言言也釋文引韓詩仡仡搖也詁猶言言則將壞亦韓義此改詁者也其文義俱異者毛鄘風君子偕老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韓作援箋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陳風衡門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韓詩樂作療箋作𤻲云泌水洋洋飢者可飲以𤻲飢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傳蕑蘭也韓詩溱洧以蕑爲蓮箋蕑當作蓮凡皆依韓爲說此文義俱改者也今案文異義同者摧莝頻濱狄剔古今字也摧傳云挫也正義本作莝釋文作芻挫卽剉剉古莝字摧挫音義皆相近故摧亦爲莝頻說文作顈云水厓也濱集韻水際也說文無濱字張揖字詁云顈今濱則頻濱一也說文逖古文作逷詩抑篇用逷蠻方箋改字作剔則鄭氏剔爲逷逷之今文爲逖狄逖一字故狄亦爲剔也箋易

摧爲莝者說文莝斬芻也申毛義之爲斬芻也易頻爲濱者以水顈字人所不習漢時多作濱故改作濱从人所習易狄爲剔者韓狄作鬄䰮者鬄之今文儀禮四鬄去蹄注今文鬄爲剔鬄乃鬄之借字剔又鬄之省俗說詳胡墨莊儀禮古今文疏義漢書司馬遷傳鬄毛髮嬰金鐵受辱文選作剔毛髮鬄剔一字皆狄之別字也釋文狄遠也恐非毛義摧莝頻濱毛用古文鄭从韓易以今文也狄鬄剔韓用今文鄭又易以韓之今文也文同義異者相鼠序刺無禮也故曰無禮曰無儀曰無止無止韓所謂無禮節也毛謂無所止息則詞不類故易之小口詩亦曰止禮者鄭以下文靡膴爲無法無禮與無法對文也抑者毛無傳蓋謂詞也箋云噫此皇父則如咨爾殷商噫嘻成王之比於義或然言仡仡如毛義則臨衝本所不用不應言之令詩

言衡則是用此攻城是將壞之義（正義說）故从韓矣文義俱異者媛之與援樂之與療於義求之皆韓說爲長蕑之爲蓮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此章亦當言荷不宜別據他草今考蕑在山韻與卷悁不叶蓮與卷悁同部而韓適以蕑爲蓮文義俱叶故竝易之也陳恭甫謂鄭學博大網羅衆家擇善而從故箋毛亦閒宗韓義昔人王子雍趙伯循之徒反以此病其改字亦未知鄭無無本之學也又鄭君注禮在治毛詩之先禮注引詩皆三家義晚箋毛詩有禮注从三家箋仍宗毛者如樂記注引皐矣莫其德音用韓詩箋仍依毛作貊（莫貊古字通左傳德正應和曰莫箋作德正應和曰貊）此類甚多蓋時之先後非歧頭別出也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二月分齋課超等第二名）楊介康

司農先通韓詩受於東郡張恭祖見鄭志荅炅模六藝論及後漢書本傳臧在東謂鄭本習魯詩而以范史爲非然攷北堂書鈔引續漢書亦云受韓則范掾本諸司馬彪也（禮記經解注亦引韓詩內傳）其箋詩所易傳詣兼用三家而韓說爲多（賈洛州孔沖遠王伯厚諸人謂鄭惟據韓非也）大情以音義通段爲主陳恭甫謂鄭君明於聲音文字訓詁通借之源是矣茲爲櫛比義類斠詮訓故旁蒐兼綜而總爲之說有以詁訓之字易之者如君子偕老邦之媛也以媛爲援十月之交抑此皇父以抑爲意之類是也案媛韓作援云取也見釋文尒疋釋訓美女爲媛郭注曰所以結好援詩疏引孫注君子之援助然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馮柳東三家詩異文

疏證謂媛本有援義取當是助之誤是也（陳恭甫左海文集郝蘭皋尒疋義疏竝同）
又案釋文抑徐邈音噫韓詩云意也惠定宇九經古義云意即
噫也又云抑本與意通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
抑据此則意抑二文音義本通也有以叚借之字易之者如衡
門可以樂飢以樂爲瘵泮水狄彼東南以狄爲剔（抑箋同）之類是
也案樂韓作療見外傳釋文引說文云瘵治也療或瘵字也然
則瘵爲正體字療爲或體字疑樂即瘵之省叚字但毛訓樂道
其誼互異耳馮柳東謂古本皆作瘵外傳作療療與瘵同字陳
恭甫亦云瘵與療同得其義矣又案狄韓作鬄云除也見釋文
鬄者剔之本字剔者鬄之聲借字狄者逖之省字逖者剔之叚
音也惠定宇云遏古文逖見說文義雲章又作慾訓爲剔又云

逖訓遠見尒疋或从狄省文也馮柳東引皇矣釋文剔或作鬄
莊子馬蹄篇剔之崔本作鬄以爲剔與鬄同者得之鄭君士喪
禮注訓鬄爲解竝云今文鬄作剔惠定宇謂韓从古文是也陳
長發毛詩稽古篇既云此文改之無妨文義又以爲不如王申
毛爲遠義所見殆偏有以音近之字易之者如谷風無以下體
以體爲禮車攻東有甫草以甫爲圃（从釋文今本鄭箋作甫）之類是也案
體韓作禮見外傳（今本外傳作體）鄭君此箋與禮坊記注異蓋注禮在
前箋詩在後彼疏所謂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
禮體古字通馮柳東引釋名韓詩外傳謂禮本有體訓又引廣
疋釋言禮體也謂本韓詩今从之也又案甫韓作圃（齊風甫田同見楊子）
竝見文選東都賦注後漢班固傳注薛君釋圃爲博與毛義同

馬融傳注以圃爲圃陳恭甫馮柳東均辨其誤矣錢辛楣引杜預注皆圃名以爲古本未譌實則圃圃亦訓詁字也馮柳東引左傳釋文甫本亦作圃而云甫圃通文(陳長發亦云甫圃古通用)鄭本韓詩阮芸臺校勘記謂水經注王逸楚辭注引作圃乃韓詩斯爲近之有以音轉之字易之者如思齊古之人無斁以斁爲擇有瞽應田縣鼓以田爲朄之類是也案斁韓作擇見呂氏讀詩記釋文毛音亦肰也鄭作擇古人作字義卽存乎其聲凡从睪之字音義俱近如書顧命王不懌馬融本作不釋(釋文)莊子齊物論南面而不釋然說文云釋解也史記多作醳之類皆然校勘記云考此經字自當作斁箋以斁爲擇之段借是矣至引臧玉林說謂董氏所云竊取鄭箋殊不盡然馮柳東以爲此箋與條枚箋

當是韓說其言亮矣又案鄭以田爲聲轉字誤改作朄陳石父毛詩傳疏以爲本三家詩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補遺本周禮注詩異字異義及臧在東說以爲此句當入韓詩今因之攷鄭君周禮禮記注郭景純尒疋釋樂注竝引詩作朄說文申部云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案凡字多左形右聲今本說文申在柬右疑後人傳寫誤)之毛詩朄作田者孔疏云朄字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惟有申在申字又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然則古本古誼俱作朄不作田陳長發所謂改之有補文義者也毛而舉之縷而析之其可通者則古今疋俗之文展轉通借之義也其不盡同者則方言之殊師法之異焉耳淺人乃謂其妄改經字不亦傎乎至於鄭君它注亦多宗韓故以不列於詩置弗錄云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二月分齋課超等第三名 錢桂笙

三家詩多今文故不特說與毛異卽文字亦往往不合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時特多用韓及後從馬融受毛詩欲爲古文立門戶故箋詩申毛六蓺論所謂宗毛爲主義若隱略則更表明者也然三家之長亦閒采取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大雅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從魯說而於韓尤多蓋鄭學廣博雖兼通三家韓尤其所素習者耳今試證之君子偕老邦之媛也箋以援易媛衡門可以樂飢箋以𤻲易樂韓詩作療饑療𤻲字同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以噫易抑韓詩作意通借字思齊古之人無斁箋易斁爲擇有瞽應田縣鼓箋易田爲朄泮水狄彼東南箋易狄爲剔韓詩作鬄與剔通用其文字之易毛從韓

者無論也說竝詳惠氏九經古義及馮氏三家詩異文疏證馮疏又載東有圃草延于條校二文謂韓詩甫作圃施作延箋訓甫草爲鄭甫田之草施爲延蔓皆用韓說攷薛君韓詩章句謂圃草爲博大之茂草與毛傳義同圃甫通叚字韓或借圃爲甫鄭云甫田雖易毛未必從韓詩凡施于中谷施于松柏施皆有延蔓意此云延蔓雖同韓不必其易毛也又吉日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尒疋樊舍人注引詩其麎孔有馬氏玉函山房韓詩故謂鄭從韓亦非是樊注本魯詩詳見臧氏拜經日記此鄭用魯詩也若子衿篇子□不嗣音韓詩作詒音云寄也曾不寄問也箋云曾不傳聲問我是用韓義而較傳訓嗣爲習者勝矣鴛鴦篇摧之秣之韓云秣委也去聲也箋云無事則委之以莝是用韓義而較傳訓秣爲粟者勝矣緜之篇云度之薨薨韓云度填也箋云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斯卽韓所謂填者而毛訓度爲居則義異矣武之篇云耆定爾功韓讀耆巨移反箋云老也斯亦讀巨移反而毛訓耆爲致則音異矣凡斯之類見諸釋文正義者甚夥由是推之箋所偁當作某讀爲某讀如某之類全書百餘文其大半宜出於韓餘亦皆齊魯之舊文漢經師之古義而已夫鄭箋雖遵暢毛旨而意有未安未嘗不易一說以求是雖易一說未嘗不有所據而不苟此學之所以度越諸儒也自齊魯亡於魏晉韓詩至北宋亦亡學者無由攷鄭說之所自遂疑其以臆見改經相與詆其恠議其緐塞而多失亦何弗達之甚哉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二月分齋課超等第四名　張增齡

漢世經術崇尚家法自鄭康成出而囊括眾說擇善而從號通儒焉其注禮記緇衣引都人士首章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惠松崖所校宋本注疏及相臺本嘉靖本均作三家今本有譌作二家者）說者謂康成於詩蓋參稽四家矣然齊魯二家淪佚已久攷核綦難韓詩雖至北宋而亦亡實多散見於他書外傳又迄今完好康成習韓之迹固在可徵也且後漢書康成傳固謂其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王伯厚困學紀聞亦謂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三禮與箋詩異今按康成注禮信用韓詩矣如周禮射人注引宜犴宜獄儀禮士虞禮注引飲餞于泥（此用劉昌宗本今本悉依毛詩改作禰）俱與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韓詩合雖鄭注作犴作泥釋文作犴作坭而說文則謂犴

或從犬爾雅釋文又謂泥亦作坭豣之與犴泥之與坭異而同者也若禮記經解注更明引韓詩內傳矣凡此皆注禮用韓詩之塙證也第其箋詩亦多有以韓易毛者如卷耳篇我姑酌彼兕觥毛云兕觥角爵也疏引異義韓詩說云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此韓與毛異也箋云觥罰爵也是以韓易毛矣相鼠篇人而無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釋文載韓詩云止節無禮節也此韓與毛異也箋云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是以韓易毛矣皇矣篇無然畔援毛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釋文載韓詩云畔援拔扈也此用葉石林鈔本他本作武强也然亦與鄭箋拔扈義近此韓與毛異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釋文拔或作跋是以韓易毛矣然此猶意義之不同也更有於箋中顯易其字者如君子偕老篇邦之媛也釋文載韓詩媛作援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此用相臺本考文古本他本援亦誤作媛是不特非毛傳美女之義直欲易媛爲援字矣衡門篇可以樂飢韓詩外傳樂作療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此用宋小字及相臺本考文古本同正義本療俱作瘵說文云瘵或從尞療瘵一字是不特非毛傳樂道之義直欲易樂爲療字矣車攻篇東有甫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韓詩甫作圃文選東京賦注引同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此用明監本及汲古閣本他本俱譌作甫田是不特非毛傳甫大之義直欲易甫爲圃字矣思齊篇古之人無斁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斁作擇陳長發臧玉林阮文達俱謂此條竊取鄭箋不足信但王伯厚詩攷宋守端韓詩內傳徵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皆沿呂氏今亦從之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特非毛傳斁厭之義直欲易斁爲擇字矣然亦有徑易其字者如泮水篇狄彼東南釋

文載韓詩狄作鬄箋云狄當作剔按儀禮士喪禮注云今文鬄
爲剔漢書司馬遷傳云鬄毛髮嬰金鐵受辱文選作剔毛髮是
箋云當作剔者卽以韓之鬄易毛之狄也又如澤陂篇有蒲與
蕳箋云蕳當作蓮說者莫敢定爲何家之本今按溱洧篇方秉
蕳兮釋文載韓詩云蕳蓮也則太平御覽及爾雅釋草疏所引
有蒲與蓮自是韓詩無疑是箋云當作蓮者亦以韓之蓮易毛
之蕳也又如有瞽篇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朄朄在東先生謂
此亦本韓詩今按周禮大師注及禮記明堂位注俱引詩應朄
縣鼓以康成注禮用韓詩之說準之則臧先生之言不爲無見
況郭璞之注爾雅引詩遵彼汝濆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
詩合引詩實命不同與韓詩外傳及釋文所載韓詩俱合而釋

樂注引詩應朄縣鼓則謂爲韓詩愈可徵信是箋云當作朄者
亦以韓之朄易毛之田也箋之以韓易毛者如此其他以韓申
毛以韓補毛者尙不能更僕數又況韓之內傳既亡鄭用韓而
今不可攷者更不知凡幾乎抑又聞之匡衡習齊詩者也漢書
列傳載其疏文引詩君子好仇是毛作逑齊作仇也而箋則云
怨耦曰仇箋又讀他人是愉之愉爲偷讀素衣朱繡之繡爲綃
解豔妻爲厲王后解阮徂共爲三國名俱與魯詩合則參稽四
家之證特用韓較夥耳竊嘗謂鄭君生平學術箋詩宗毛而往
往易毛與其受學於馬融而往往以融說爲非皆足見其博大
昌明非後世章句小儒支離附會所可同年而語者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五名 陳曾望

夫詩者羣書之鈐鍵而小學之津梁也後世不通小學故後世益不見詩康成小學之精者也於何知之於其箋詩知之於其箋毛詩而以韓易毛知之衡門篇可以樂飢毛傳作樂韓傳作療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鄭箋作𤻲說文𤻲治也或作療此其以韓易毛者一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毛傳作抑抑懿音近義同叚借字也韓傳作意鄭箋抑之言噫此其以韓易毛者一思齊篇古之人無斁毛傳作斁音亦厭也韓傳作擇鄭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擇斁亦叚借也此其以韓易毛者一泮水篇狄彼東南毛傳狄遠也與書逷矣西土之逷同訓韓傳作鬄訓除鄭箋作剔訓治此其以韓易毛者一約舉數事餘

可類推後世不明作箋之旨而或謂韓優於毛或謂毛優於韓二千年來喙爭不息無定論吾以爲韓出毛之前則寫定近古毛承韓之後則義訓益精互有得失互有短長孰短孰長孰得孰失不習之久安能辨之審不辨之審安能擇之精又或謂康成初從東郡張恭祖學韓詩以韓易毛崇師授也如斯說則康成箋韓詩可也何必箋毛詩然康成箋詩實不盡同毛義而其間有所易有所不易惟其易而不易者見惟其不易而易者又見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則勇易漢置羣師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是妄易也則勇易其所易若夫七十子之三四傳經師皆口授不著竹帛異字博矣不能擇一以定則不易三百篇叚借之字最夥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叚借字則天子考文之責也則不易寫官誤矣疑之且思而得之但羣書無佐證則又不易揆其大要則以義解字以字解經兩言而已矣毛與韓時代不遠文已歧出鄭在韓毛四百年後而欲定四百年上之語言文字不至如秦越人之相語則豈非小學之功也哉韓詩先在京師立學官經遭人審定爲完書而毛僅僻在河間平帝末年始出又遭新禍雖立學官固有未暇寫定者而其義乃最精好此康成所以作箋所以以韓易毛之本旨歟

鄭君箋詩多以韓易毛說

二月分齋課　超等第六名　周以存

古之說經皆有所本固非若後之望文生義嚮壁虛造比也鄭君箋詩有與毛傳異者大率多用古訓魏太常王肅以爲與毛義違攻之不遺餘力厥後王基駮王而申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陳統又難孫而述鄭紛紛攻訐皆未能得其要領唐宋諸儒若賈公彥孔穎達王應麟雖謂鄭君注禮用韓詩且有言其與箋詩異者近儒臧氏玉林經義雜記謂鄭箋某讀爲某某讀若某本三家詩或據他經傳改易至惠氏定宇九經古義則謂鄭箋宗毛亦閒有從韓魯說者錢氏竹汀陳氏恭甫之說亦同而臧氏拜經乃謂鄭箋禮注多用魯詩斥范史本傳通韓之說恭甫寄書駮之是矣案後漢書康成傳云

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北堂書鈔引續漢書亦云受韓詩則諸家之所言用齊用魯者大率臆斷或因其說與他經傳所引齊魯詩合遂指爲用齊魯詩安知鄭所用韓說不多與齊魯同耶且鄭受韓詩一見於後漢書再見於續漢書似此確有明徵自當以用韓詩爲允今謹就馮氏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馬氏竹吾韓詩考陳氏碩甫毛詩傳疏魏氏默深詩古微中取其與毛異與鄭同者分爲句字章義二類以爲證焉其句字之用韓者如北門王事敦我毛傳敦厚鄭箋敦猶投擿也釋文韓詩云敦迫案迫與投擿義相近相鼠人而無止毛傳止所止息也鄭箋止容釋文韓詩止節無儀節也案無節卽無容之謂君子偕老邦之媛也毛傳美女爲媛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

釋文韓詩作援援取也案取與助義相近鶉之奔奔毛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釋文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案鄭云常匹相隨卽韓乘匹之義清人二矛重喬毛傳重喬累荷也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喬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案鄭云縣毛羽卽縣鷮之毛羽故其名爲喬子、衿子口不嗣音毛傳嗣習也鄭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釋文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案正義申鄭云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卽韓寄問之謂衡門可以樂飢毛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箋飢者見之可飲以𤻲飢案韓詩外傳作療療與𤻲同字此詩釋文云案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蓋以療爲𤻲之或體字故相臺本於注可飲以𤻲飢之𤻲作療澤

陂有蒲與蕑毛傳蕑蘭也鄭箋蕑當作蓮案鄭據韓詩改作蓮
釋文於溱洧之蕑引韓詩云蓮也則此處之蕑韓當亦作蓮節
南山蹙蹙靡所騁毛傳騁極也箋云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
也薛君章句騁馳也（見王伯厚詩考）案鄭即用此說鴛鴦摧之秣之毛
傳摧芻也鄭箋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
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釋文引韓詩云委也案即鄭委之
以莝之義角弓見晛日消毛傳晛日氣也鄭箋至日所出其氣
始見釋文韓詩作曣云曣見日出也案鄭日出其氣始見即韓
見日出之謂緜度之薨薨毛傳度居也鄭箋度猶投也釋文韓
詩云填也義並相近（據陳氏碩甫說）皇矣無然畔援毛傳無是畔道無
是援取鄭箋畔援猶拔扈也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强也案武强

即拔扈之義韓奕有倬其道毛傳有倬然之道者也鄭箋今有
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釋文倬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皆同案鄭
以倬爲著明疑鄭用韓詩之晫有瞽應田縣鼓毛傳田大鼓也
鄭箋田當作輴案鄭注周禮春官太師引詩作應輴縣鼓郭注
爾雅引詩亦同當是韓詩（陳氏碩甫以此爲三家詩馬氏竹吾魏氏默深皆列入韓詩中今從馬魏
作韓詩）泮水狄彼東南鄭箋狄當作剔案儀禮四鬄去蹄注云今
文鬄作剔釋文韓詩云鬄除也鄭之剔即韓之鬄此句字之以
韓易毛者也其章義之用韓者如蝃蝀毛序謂止奔正義以爲
能止當時之淫奔韓詩序曰刺奔女也（見王詩攷引後漢書注）箋於不知
命也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
命惡之也然則惡之云者即刺之之義也山有扶蘇毛以二章

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序下章言養之失所
易林徐幹中論引韓詩此說並同鄭箋不任用賢者反任小人
之詛據魏氏默深詩古微說東門之墠毛序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藝
文類聚及御覽並引韓詩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
成室家即鄭箋此女望男來迎已之辭伐木毛序謂燕朋友故
舊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
事即用韓詩序勞者歌其事之說見王詩攷引文選注十月之交雨無正
小□小宛毛序皆爲幽王詩鄭以爲厲王詩謂作詁訓傳時移
其篇第案正義謂鄭言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
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
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或見毛次於此故同

之焉案正義雖以韓詩篇次同於毛而意頗不然之然則鄭之
改幽爲厲者殆用齊韓說也瞻彼洛矣毛序以刺幽王思古明
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白虎通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初受
爵命之詩箋說蓋本此意旱麓毛序謂周之先祖世傳后稷公
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鄭譜列於文王之詩案即
薛君章句文王盛德之說閔予小子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
於廟之詩箋用韓義謂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据詩古微說
此章義之以韓易毛者也然則鄭之與毛異者蓋用韓說爲多
他如朱襮爲朱綃侵阮阻共爲三國名皆齊魯說疑韓說中亦
作是解耳六藝論謂鄭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已意然則下已意者其即以韓易毛之謂乎

禹河故道遷徙攷　三月分齋課超等第一名陳培庚

河自孟津以上皆禹時故道大伾以下時有遷徙言禹河者說亦各異今案故道在宿胥口上者當以大伾降水所在爲斷在宿胥口下者當以周定王以前書說爲斷後人聚訟之言不足據也大伾鄭康成以爲在修武武德之閒張揖酈元顏師古以爲在成皋臣瓚孔穎達以爲在黎陽鄭君說云山一成曰伾本爾雅釋山文一成之山甚卑今河南汜水縣大伾山高僅尋丈成皋故城在山上其北岸卽修武武陟（漢爲武德）也又云地喉也沇出伾際矣此必經師相傳古義經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水經云濟水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溪南東出過滎澤北注云

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溢爲滎澤與鄭云濟
流滎波出入自大伾者合則大伾宜在成皋張揖諸說是也黎
陽山既不一成而說亦晚出恐近傅會矣降水班固以爲在信
都鄭君以爲即淇水鄭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
大陸爲地腹信都出大陸不容此數故讀降爲下江反聲轉爲
共故共水即降水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
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此古淇水入河之口即禹河北
過降水之處過此則宿胥口禹河從此折而北流北過降水蓋
紀北流之始此又鄭說之宜從者也史記禹以爲河所從來者
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迺斷二渠以引其河孟康云二渠其出貝邱西南南折者
則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也案禹斷二渠猶後世之開引河不得以經流當之近人魏默深以二渠爲今大小清河大清河

爲古漯水小清河爲古濟水濟之通河在今河南汜水縣水經河水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注河水東經懷縣軨[illegible]
[illegible]南濟水故道之所入是也漯之通河在今山東朝城縣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是也水經河水過高唐縣東注河水於
縣漯水注之高唐今山東禹城縣此晉時河道禹河不至禹城也二瀆受河一在大伾一在降水之東故史記敘在大伾下降
水上然則大伾之不在黎陽降水之非即枯澤益可見矣北截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王
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杜佑曰西山太行恆山
也地理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在西北野王太行在西北常山
郡上曲陽恆山在西北山陽今河南修武縣野王今懷慶府治
河內縣上曲陽今直隸曲陽縣二山連延歷河南懷慶衛輝彰
德直隸大名順德正定諸府東北接碣石禹導河行其山足所
謂截之高地而今修武及淇縣皆故大陸地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地形訓皆以
大陸鉅鹿爲二地呂覽云晉之大陸注魏獻子所田又云趙之鉅鹿注廣阿澤也春秋左氏定元年傳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

于衛社注云疑此田在汲郡吳荒蕪之地當今修武縣吳澤在北此修武有大陸也水經注引晉地道記云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紂都今淇縣東北朝歌城也此淇縣有大陸也近居太行之麓蓋即引河北行之始自此以下則自宿胥口北行水經注河水自淇口東至遮害亭又有宿胥故瀆舊河水北入處也淇水注瀆受河於遮害亭東黎山西黎山即臣瓚所謂大伾在今河南濬縣東南遮害亭在濬縣西北宿胥故瀆出其中閒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即古朝歌城在濬縣西南淇縣東北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宿胥口即禹河之證自此北經彰德府治安陽縣河亶甲之相都也書序河亶甲居相後爲河所圯此安陽有禹河也宿胥故瀆又北經臨漳縣東臨漳漢鄴縣殷墟在南楚語武丁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河內即鄴南殷墟亦

經河圯此臨漳有禹河也地理志魏郡鄴故大河在東蓋西漢時故道猶有存者宿胥故瀆又北經順德府東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其後盤庚又自邢遷于亳邢杜佑曰即邢州爲今順德府亦爲河徙圯此順德有禹河也凡此皆書說在周定王前可考者也大陸澤在順德府鉅鹿縣境禹河自宿胥口至此約五六百里以古尺度計之將及千里故班鄭皆以此爲大陸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蓋此澤本禹河之所匯故亦名廣河酈元又以爲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則以其皆緣西山之麓故得通稱而禹貢大陸仍當從班鄭也順德以東九河故道案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成平今直隸交河縣東光今甯津縣鬲縣今山東陵縣交河最北陵最南九河故道皆

包絡其中蓋今河間府滄景德棣等州皆有禹迹分流至天津府鹽山縣漢章武縣合爲逆河入于海其分播之始水經注云大河故瀆東北逕元城縣西北沙邱堰堰漳水也播爲九河自此始酈元以王莽河爲禹河故其言云然然沙邱堰去鉅鹿尚百餘里安得自此遂播爲九程大昌曰自大陸以北河播列爲九亦不能實指其處 國朝胡氏渭以漳水爲徒駭謂水經所敘自平恩東邱縣以下皆徒駭故道卽禹河故道河播爲九當卽在此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此九河之所同指爲禹河則是指爲禹河之逆河則非矣逆河卽渤海與碣石竝淪於海今不可得而指也古今言禹河者惟胡氏致爲詳審今謹略採其說以爲篇惟不從其

大伾在黎陽降水爲漳水者王橫所言西山胡氏不取杜佑而以爲黎陽西山案道山言太行恆山至於碣石臣瓚曰河入海舊在碣石道河行太行恆山之足以達碣石入海道適相竝胡氏以宿胥故瀆爲白溝卽淇水水經淇水又東北逕同山東明一統志同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新志云其麓綿亘四十餘里有龍脊岡岡之西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曰達西岡蓋山脈相連常百千里臨河諸山大氏皆與太行恆山相屬不必近在咫尺也故別從杜氏至河道之遷徙胡氏云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口河分爲二派北流

合永濟渠至乾甯軍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紹熙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蓋河自大伾以上禹迹至今未改大伾以下時有變易自周迄明略盡於胡氏之言矣

禹河故道遷徙攷　（三月分齋課超等第二名）陳嗣賢

粵稽神禹有作上闢龍門中分濟漯下疏九河河之勢由西而南南折而東東折而北書曰北播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其故道也商之中葉相邢頻圮至遷都以避之逮周季年齊呂閼九河之八以自廣又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者河水力微不足刷沙滓水北流勢緩故徙漯川至長壽津又與漯別行東北至東光縣西又北與漳水合則碣石逆河漸淤故徙由章武入海（案宿胥以北即鄴東故大河蓋禹河本由相鄴而北過滏水合衡漳至碣石入海周定王時由宿胥而東則相鄴在西漢時河已不行故漢書云故大河其宿胥口徙流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水經所謂大河故瀆者則周以後迄西漢所行也蔡傳云河徙砱礫固無所據即胡氏禹貢錐指以漳水全屬禹河亦未詳也）漢武帝時徙流二皆在東郡魏郡間尚由章武入海至成帝時入平原千乘則益

徙而東已不復入章武故胡氏禹貢錐指以河出千乘爲禹河
再徙但謂千乘之徙自新莽三年始則猶未當也鴻嘉始建國
渤海清河信都魏郡之溢北流未絕迨明帝永平修汴渠而平
原千乘之道專流矣晉河自河東河內之南界東北經汲郡頓
邱陽平平原樂陵之東南入海本杜預左傳釋例蓋晉時河道也河東河內之南即滎陽界樂
陵今爲山東武定府之樂陵縣即千乘郡界蓋汴渠成後東漢大河至此未嘗改道
也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達於河復自坂
堵引河歷滎澤入汴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名曰御河汴渠首滎陽古滎陽今滎澤河陰二縣地坂堵在今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沁水本從今滎陽縣北武陟縣
東入河隋後濬之用以濟運通濟出汴之下御河出汴之北東漢河至此雖未徙流然亦已
小變矣唐景福以前決冀隸稍東自下益南蓋唐有馬頰河於

清豐縣西南首受大河東北流至安德縣南合篤馬河東北歷
樂陵無棣入海猶汴渠樂陵千乘之舊跡至昭宗景福二年改
從臨黃朝城聊城南而東逕無棣縣南六十里東北逕馬谷小
山東入海此五代決溢所以多在滑州濮州臨黃陽穀東阿以
東也夫自周世宗濬汴通淮泗曹濟而宋橫隴商胡張澤濼諸
決溢胎之矣橫隴之決自澶州逕陽穀東阿而東尋唐景福以
後之道也商胡之決自澶州歷魏之東北逕恩冀北至乾甯軍
入海尋隋永濟渠及古清河之道也二股河又商胡之岐出東
流逕恩冀東至樂陵入海尋唐景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自直
河開而水勢增漲乃大決於澶淵曹州封邱開而北流斷絕遂
匯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北流

永濟渠至乾甯軍入海者也北清河則泗水蓋自漢武時決瓠
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周世宗濬五大渠過曹濟注梁山泊
以通青鄆及太平興國八年決滑州泛澶濮曹濟而東南入淮
天禧三年決滑州注梁山泊合清水入淮始然則河之入淮積
勢已非一日至元豐六年自洪澤以上開龜山裏河以達入淮
而金章宗明昌五年決自陽武灌封邱以東則徐邳清口之道
闢矣元至元二十三年河徙陽武奪渦入淮新鄉之流既絕而
會淮入海遂爲經流至明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經開封項城
潁州潁上抵壽州正陽鎮全會於淮以入海正統十三年決滎
陽一出曹濮以東尋後周曹濮之蹟也一出陳留以南尋元奪
渦入淮之道也宏治二年決原武一自封邱至曹濮一自中牟
下尉氏一自蘭陽至宿州仍尋正統十三年之決而小[illegible]之口
昂雖塞封邱金龍口築陽武隄引河達淮濬汴入睢而北流未
斷故宏治五年復有張秋之決及劉大夏築大行隄張秋之決
塞而入淮之流始專然河本北流後世漸挽而南張秋之道仍
不遽舍故正德八年決黃陵岡決曹縣二十六年北徙至再支
派縷分迨潘季馴六起治河總以不失入淮故道爲要我　朝
因之自康熙以來時而開中河時而開下河時而又開海口南
河之道豁如咸豐初河決蘭儀北岸銅瓦廂全河之水由決口
北徙與大清河合流入海復東漢王景治河故道此古今河道
遷徙之大較也綜而觀之由夏及殷及周河之在北者也至定
王而南徙矣自漢武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至唐世未常變逮五

李之衰河乃自北而東矣遷延至於宋世河又自東而南矣熙豐以後時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蹟仍未果降至金元明勢且日趨於南而不可挽矣夫河利北不利南由禹至周定王千七百年無河患由漢至於唐無患者亦幾千年餘則屢決屢溢患且不能更僕數亦可見河道宜存禹蹟而遷徙者未可視爲故常也今幸北行垂數十年矣尋故道而規復之是在講求河務者

禹河故道遷徙攷

三月分齋課超等第三名 周以存

禹河故道詳於禹貢及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禹貢不載二渠之處史漢於至于大伾下言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案禹廝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一北流經大伾山西者爲大河一東流過大伾山南者爲漯川是爲禹河之故道溝洫志載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 案隨西山下卽大伾山之西與史班引河北載之說同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此指自宿胥口至成平之河 案禹河自周定王時決宿胥口東徙漯川逕長壽津與漯別行東北至成平復合於禹故河 水經注大河故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 此河徙之始而由大伾山西逕黎陽內黃列人以達於

漳之流遂斷自漢至今未之能復周所徙之河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枯竭改從千乘入海水經注所謂自涼城縣長壽津東逕鐵邱南以至千乘利縣東分二水逕甲下邑入海是也後漢王景修汴渠因之而由長壽津以達東光之流遂斷水經所謂黎陽縣南河之故瀆出焉蓋指此也厥後宋慶歷八年河決商胡而漢唐之河徙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而宋之河遷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奪過入淮而新鄉之流斷明宏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築大行隄以禦之河一趨於南而入淮北由胙城長垣趨海之道絕禹貢錐指例略及附論歷代徙流其說甚詳蓋河愈徙則禹跡愈失幸馬班引河北載之高地及王橫隨西山下東北去之說可據猶克考證經傳以徵其實案禹河自龍門以至洛汭從古未嘗遷徙今河所經皆其故道其自大伾之東遷徙特甚故道自汲縣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閒復西河故瀆東北流入黎陽縣界漢書地理志黎陽引晉灼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溝洫志載賈讓云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然則黎陽爲禹河故道所經地也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水經注云自洪水東至遮害亭又有宿胥口北逕舊河水所入也東過內黃水經注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胡氏渭謂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爲禹河之所經河徙鍾爲黃澤逕鄴地理志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由列人達漳續漢書云河水從列人北流通典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肥鄉本漢列人縣也此禹貢所謂北過洚水者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史記正義云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孫炎曰河所經也及河南徙漳水循

河故道而下至成平東北復與大河合水經注云漳水自阜城縣北至成平縣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蓋南皮浮陽界中東漢以後之清河即大河故瀆其下九河漢時僅存其三而逆河久淪於海薛氏謂舊在平州石城縣東九河故迹以地理志許商所云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之說推之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如地理志渤海郡成平下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下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下云平當以爲鬲津通典云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元和志棣州陽信縣鉤

般河經縣北四十里皆明證也然則九河遷徙淪亡不知始自何代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大抵河自周定王時南徙九河來源日少或通或竭至許商時亡其六至班固時則存其一今竝其一亦無存且禹河入海處雖經周時遷徙尙循其舊至莽時改由千乘入海而碣石故迹亦湮此禹河遷徙而故道可考之大略也

禹河故道遷徙攷

三月分齋課超等第十六名　張增齡

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山海經注引尸子與此略同此說蓋本於尸子後淮南子採之字亦微異是禹興而後河不泛濫也古河故道書傳無徵矣今就尚書禹貢篇史記河渠書攷求禹河河渠書論禹治河較詳於禹貢蓋太史公有採於漢書張騫傳贊中所稱之禹本紀者大約今漳水所行卽禹九河之故道也今大小清河一濟一漯此字當依說文作㶟經史㶟漯二字混用已久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有㶟陰侯地理志霍去病傳王莽傳俱作漯陰斯古字之僅存者卽禹河釃史記作廝此用漢書溝洫志說文無廝字故以釃爲正渠之故道也此用魏默深先生說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見漢書溝洫志水經注云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所徙之處雖不可得詳蔡氏沈書傳砱礫二字係杜撰辨見胡東樵先生禹貢錐指而東樵先生謂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亦無塙據要漸遷而東者近是漢

書武帝紀云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資治通鑑刪去入渤海三字蓋向經頓邱西北者至是遷於東南矣此用程氏大昌說東樵先生謂頓邱之決口不勞而塞無所據且紀文明用徙字自與尋常決溢有別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此河絕於成帝永光五年鄭康成疑此爲禹河故道與班說異東北至章武入海閻百詩先生云此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蓋自宣防塞後復北決於館陶故分爲此河河自是入海之路迥非禹舊矣史記河渠書云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日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誤以西漢見行之河爲禹河也辨見黃潛夫先生日知錄集釋王莽傳云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成帝建始四年河決館陶入平原濟南千乘河平三年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雖經塞治而水道猶存故復大決於此自是大伾以東故道盡湮矣後漢書循吏王景傳云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事在明帝永平十二年

此則因王莽時河決之迹而偏用禹河漯渠之故道也水經注云二渠一則漯川今所流也是也自是之後幾及千年河無大變其間惟舊流於渤海東南者遷流於渤海西北太平寰宇記云黃河在勃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是也迨五代而河患又作矣薛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資治通鑑譌作丙午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歐陽史云河決滑州環梁山合於汶濟資治通鑑無濟字說者曰河於此乃自北而東也此顧亭林先生說迨宋而河事益紛紛矣仁宗慶歷皇祐之閒河決澶州商胡廣五百五十七步分爲二派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者是謂東流合永濟渠至乾甯軍入海者是謂北流神宗熙甯之初道東流而北流閉矣元豐四年而河復北流哲宗紹聖之初北流又閉

矣元符二年而河竟北流其時未及復禹故道者幾希耳宋史河渠志序云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蓋傷之也迨金以後而河遂不可挽矣金章宗明昌五年（卽宋光宗紹熙五年也因此時河道盡入金境故用金年號）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又分為二派由北清河入海者是為北派由南清河入淮者是為南派元至元二十五年會通河成南派盛而北派漸微矣明宏治五年黃陵岡築北派絕而南派專行矣以一綫之清口受萬里之長河禹迹至此蕩然無存矣此禹河故道遷徙之略也他若決而旋塞不可謂之遷徙與夫遷徙而無關於禹河故道者俱不著於篇

繼善成性解

四月分齋課超等第一名　張增齡

周易舊注迄無完帙矣其猶得考見梗概者則李鼎祚集解之功實出陸德明釋文上也繫辭傳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漢魏諸經師之說俱不存其存者惟集解中虞仲翔數語而已然其藉此傳以明消息之義（孔穎達左傳正義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消息之說由來尚矣）頗稱精當恐前有說者亦為所竝包也（漢魏言易者俱明消息今其遺文可考者三家鄭氏康成荀氏慈明虞氏荀較鄭為密矣然虞與荀而後消息之旨乃大昌明於世虞固世傳孟氏易而又具見鄭荀之書得以考其是非故也）今謹依其說而疏證之以僭補惠氏棟（周易述此書不盡用虞義而用虞義者為多如此條則解成之者性句用虞義）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之未備其說云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按繼統也者漢書賈山傳云自以為過堯舜統

顏師古集注引如淳曰統繼也統可以訓繼則繼自可以訓統此於六書爲轉注辨轉注者紛如聚訟近如段氏玉裁洪氏亮吉諸人則俱用此義謂乾能統天生物者虞氏補說卦逸象散見於各注者多至三百餘條朱震漢上易集傳云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古文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據此疑說卦本不完之書故虞所補逸象尤多於益象傳則云乾爲善於大有象傳則云乾爲揚善於坤文言傳又云乾爲積善上文謂初絕句惠氏周易述不引謂字而讀初乾爲積善爲句不詞故知此傳之善爲指乾而言也乾彖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集解引九家易云乾者純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此乾能統天生物之說也坤合乾性養化成之者乾彖傳又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乾性陽坤性陰曰乾道變化則乾與坤通而陰陽合德矣說

文云惟初太極徐鉉本作始此從鍇本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一者元也何劭公公羊傳解詁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乾元資始父道也坤元資生母道也娠身者母致養者坤此用姚氏配中說致養於坤元而萬物化成矣虞氏既濟注云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矣革注云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恆象傳注云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虞以此傳所云爲乾彖傳之本而即以乾彖傳所云爲成既濟之本也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此言乾坤六位之正也而初乾二坤三乾四坤五乾上坤虞氏繫辭第八章注云卦從下升其體適與既濟合易始於太極終於既濟未濟六爻失位則又陽分爲陽陰分爲陰自乾坤起矣以

既濟復太極之體所以示終而復始周流無竟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消息之原於是乎在張氏惠言撰周易虞氏消息據此傳注以定參天兩地之象不徒爲虞氏功臣亦深明乎聖人言繼善成性之故矣

繼善成性解

四月分齋課超等第三名　周以存

易繫辭繼善成性古之解此者見存二家一虞氏仲翔一孔氏沖遠仲翔之說曰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此以卦體而言也沖遠之說曰善是順理養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若性仁者成就此道爲仁性知者成就此道爲知也此以卦理而言也顧言理每易涉於虛言體則必徵於實孔雖可從不若虞爲足據茲特以虞爲宗而兼採眾說以推闡其義案毛檢討仲氏易云繼道者善也乾元坤元皆善長也繼善而成之者性也成己成物皆性生也此以乾元坤元爲善之長謂乾健坤順皆陰陽之德故可以善言雖與虞氏統以乾爲善之旨小

異然以乾元爲善亦合於九家易坤者純陽配坤生物亦善之始之說故於虞義無乖也惠徵君周易述云此注雜引衆說兼舉虞義其疏謂乾爲善（亦孟氏卦逸象說）坤化成物天生之而地成之坤成乾性此則專釋虞說深能抉其奧窔者也焦孝廉易通釋云凡兩卦旁通皆陰陽相偶以陽易陰以陰交陽終則有始謂之續終繼卽續也成兩既濟而終止無復一陰一陽相對是但有形器而無道惟成性之後而又存存前者未終後者已始柔剛迭用至於無窮如坤成屯屯通鼎鼎成遯遯通臨臨又成屯此道也繼之者善也鼎成遯遯上之屯三成既濟此形也成之者性也又云終則有始故善必有所繼原始要終故性必期其成此說雖顯與虞異然其推衍之法仍用互體卽虞坤合乾之

義也姚文學周易學云繼續也六十四卦相受不外陰陽而終成既濟故繼之者善性陰陽之性卦爻若成其陰陽故成之者性此與焦說相合仍不外乎虞義者也至若張編修周易虞氏義則專以虞爲宗其曰一陰一陽皆統於乾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乾能統天之說其曰乾爲性乾非坤化性亦不成此釋坤合乾性養化成之之說也又曰乾坤合德以立道人以乾善之統資坤之化以成性故率性之謂道皆能申明虞說竊謂乾之爲德乃統天道與天合化（本九家易釋乾說）之故陽氣爲萬物之所始起於坎而終於離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本陸續說）故坤之陰氣起於離而終於坎坎離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陰陽相合而爲乾坤重善相繼而成化以盡

性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也參用荀爽及九家易說又爻初爲善以爲爻之始猶人之始性善之謂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性以一起一即初也白虎通曰性者陽之施論衡云性生於陽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乾有六陽故其性皆善是謂積善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漢議郎元賓碑云乾之積善是也然乾以六陽而配坤之六陰故參伍錯綜而變成六十四卦也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旣備而乾象以成然後萬物受始於乾此謂繼善也坤以至柔而承乾剛故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宏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是以品物咸亨各遂其性此謂成性也然則孔氏之言性爲仁知雖就下文仁知而言然性實備萬善不獨仁知已也故宋儒亦

不之從則虞說誠允矣

辟雍解

五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　王家鳳

辟雍本作辟廱亦作辟雝作雍者从隸文改也其見於經者詩靈臺云於樂辟廱文王有聲云鎬京辟廱禮記王制云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靈臺毛傳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鄭氏箋詩泮水亦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與毛同其注禮則云辟明也廱和也與箋詩異白虎通引詩訓云水圓如璧又云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五經異義引韓詩說云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雝者取其

雝和也禮王制正義釋注云辟君也君則尊明謹案各家異訓說俱可通古人創物命名或尚象或取義或適用天子之學壅水旋邱如璧外圓象天內圓象地水象教化流行也所謂象也德圓行方者象中義也以言其創物之義則取積道德壅殘賊以言其命名之義則取明取和取君取辟有德至其適於用也則壅水如璧又以節觀者使四方遠近平均也禮正義釋注謂注禮解其義箋詩解其形詩正義釋注謂注禮與此相接成可謂善會其通矣愚謂必更合羣說而辟雍之義始備但其中有本義有引伸之義耳諸訓辟者說皆有据而璧其本義也諸訓雍者說皆有据而壅其本義也何也以壅水旋邱形圓如璧指其事而命之名也詩釋文辟音璧古字少凡諧辟聲者皆借用辟後孳乳寖多始加玉加土如璧壁之類此作辟不加玉者古字也此本義也於是因其爲天子之學又訓爲君尒疋釋詁辟君也因學所以明教化又訓爲明君則尊明見上引正義說因其春射秋饗以積道德又訓爲辟積趙岐孟子注緝績其麻曰辟案積古字通王荆公文以辟積故事爲有學因其尊事三老五更以辟有德又訓爲辟召文選郭有道碑文遂辟司徒掾注辟猶召也非皆引伸之義乎辟又有訓大者又有訓法者若引伸之皆可闕合辟雍故引伸之義往往易附會說文廱下云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邕下云邑四方有水自擁本作邕此依段注成池者也从巛邑讀若雝巛下云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川雝爲澤今傳文雝作壅故段注說文云雝壅古今字王莽傳邕涇水不流亦叚借爲壅今案廱雝聲雝邕聲邕爲水擁成池雝爲壅川成澤故廱可訓壅而辟廱之廱亦因壅水成形也

此本義也於是因辟雍之內禮樂諧和又訓爲和召南曷不肅雝傳云雝和也因學有移郊移遂之法又訓爲壅殘賊非皆引伸之義乎猶之明堂本取正位國南嚮明而治爲義而又引伸之以爲明政教明尊卑也殷制大學在郊周制大學在國故鄭氏以詩靈臺辟雍爲在西郊詩疏引鄭駁異義以文王時爲殷諸侯也王制云大學在郊鄭則以爲殷制以其與周制異也然鄭言殷制注文在大學在郊句下不在天子曰辟雍節下知辟雍爲天子學非殷制矣如殷以辟雍爲天子學文王安得有辟雍哉後儒混解辟雍頖宮皆殷制非鄭義也陳氏奐詩毛氏傳疏云文王爲殷諸侯故周以諸侯之大學亦仍殷制在郊魯頌之泮宮是也今案王制此文上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明主諸侯立說則所云大學在郊者當亦周制陳說較鄭爲精其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者天子乃是帶說以見諸侯大學之名與天子異非統承上文以天子辟雍亦在郊也若大學在郊則偏承上文天子命之學專指諸侯大學也至若辟雍與明堂太廟理當各在一處漢明帝立三雍乃混爲一則當時儒臣考古之疏也質之於經多不合云

辟雍解

五月分齋課超等第三名 郭集琛

辟雍之義以詩毛傳爲得解大雅靈臺篇於樂辟廱傳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毛公之學傳自子夏其說必有所受韓嬰同時人亦云辟雝者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五經異義引韓詩說下引韓詩說同白虎通引詩訓亦云水圓如璧凡皆此說之最古者鄭氏詩泮水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正義釋箋云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又云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互相發見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墻院也凡此皆所以申明毛義者謹案辟璧雝廱雍壅或古字通或古今字辟雍與三靈

同詠臺取高篆文𦤎爲高高之省圍取口沼取水俱象其物以命名則辟雍亦取象壅水如璧審矣解者謂三靈辟雍同處在郊詩疏引鄭駁五經異義說又謂卽壅靈沼之水以爲辟雍五經異義引左氏說義皆近是至辟雍之設白虎通以爲大學韓詩說以爲天子之學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說文以爲天子饗飲段注饗飲者鄉飲酒也歷代相沿並祖此說於是因天子太學生義或以辟爲明廱爲和禮王制鄭注或以辟爲君禮王制正義或以辟爲辟有德韓詩說或以璧圓象天壅水象教化流行又以辟爲積積天下之道德雍爲壅壅天下之殘賊並白虎通訓詁皆有据義亦與毛不甚悖然非其命名之本也辟雍兩見於詩皆無設教之意惟王制記學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說辟雍爲天子太學實始於此王制乃漢文帝命

博士諸生所作不足定爲古禮文周禮言成均瞽宗孟子言庠序學校俱無辟雍之名戴氏震詩攷正謂辟雍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孟子不一及之因据春秋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豐鎬有辟池周頌于彼西雝傳雝澤也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斷辟雍爲作宮池澤之上因水爲名又据趙岐孟子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因謂靈臺靈囿靈沼與辟雍連稱亦文王之離宮閒燕則遊止肆樂於此不必以爲太學其詞甚辨胡氏承珙毛詩後箋引戴說又据周禮閽人囿游鄭注以囿爲御苑游爲離宮賈疏引詩靈囿爲證謂辟雍既與三靈同處在郊詩疏引鄭駁異義亦謂當在西郊今案二王之後來助祭在周有天下之後而曰西雝鄭伯享王

在春秋時而曰闢西辟則武王鎬京辟雍與文王辟雍俱在西郊可知周制大學在國不當在郊西郊有小學之虞庠不當又有學名辟雍（孔疏謂辟雍卽虞庠陳氏奐謂國與郊學皆有辟雍俱調停之說）梁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孟子引靈臺詩爲言此沼上當亦梁離宮則戴胡說不妄也天子諸侯游宴不能無止息之所故作宮其中旣不禁芻蕘雉兔則游時觀者必多而離宮又不比朝廟閎深恐野人不識禮度參錯於內故就沼壅水於外以節之圓則觀者四方遠近均也游止肄樂理固宜然愚又以爲苑囿必有田獵之事事畢亦當作樂或觴客於此亦當作樂所謂賁鼓維鏞於論鼓鍾及鼉鼓逢逢矇瞍奏公者不必解爲合樂養老自亦可通夫後人討論古制必以古經爲憑詩周禮孟子俱無可据以證辟雍爲學故毛傳言不及此王制所言誠不能免考古者之疑矣又辟雍之堂曰明堂經文亦無左驗朱氏駿聲曰凡堂之高明者皆謂之明堂舊說以辟雍明堂牽合太廟爲一非也（見所著說文通訓定聲）汪氏中明堂通釋亦析辟雍明堂別爲一類（見述學內篇）並可正漢三雍之失夫辟雍與太廟爲二袁準論之詳矣（詩靈臺正義禮明堂位正義並引準說）至禮記昭穆篇所云太學爲明堂之東序大戴記盛德篇所云明堂外水曰辟雍亦俱難信蓋謂明堂外亦環以水辟雍內有堂亦曰明堂理或有之遂混而爲一則夫九九八十一尺之堂其東序能幾何而可容多人講學乎善夫汪氏中之言曰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可謂論世有識者矣

辟雍解　　五月分齋課超等第五名　張增齡

詩靈臺篇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雍廱古通用字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廱鹽鐵論繇役篇引作辟雍此本證也爾雅釋天云在戌曰著雍釋文作廱云字又作雍列女傳云生太伯仲雍王季後漢書文苑傳注引作仲廱此旁證也）泮水篇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獨斷云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藝文類聚引新論云王者始（太平御覽引作圓池似（太平御覽引作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太平御覽引作圜）壅（太平御覽無此字）之名曰辟雍太平御覽引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以象璧雍以水內如復外如堰盤焉玩索諸說是辟雍之辟從璧得義三輔黃圖云亦曰璧雍謂其字亦作璧是也（後漢書崔駰傳注云璧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正用璧字隸釋載史晨銘辭作辟辟卽璧也）辟雍之雍與漢書武帝紀雍於上間也之雍同義集注云雍讀曰壅是也（漢書以雍爲壅者甚

多此舉其最在前者又五行志云廱河三日不流又白虎通義云皆廱江水集注俱云廱讀壅故作廱而義亦同

辟雍篇云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文選閑居賦之注引作擁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儀則舊作殘賊今依盧氏文弨挍改此前一義與雍字後一義俱從舊義引伸而出惟辟之言積其說甚新然瑞贊篇此篇名舊作文質今依莊氏述祖挍改又云璧之爲言積也則訓辟爲積亦與璧義不背詩靈臺篇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此辟字當讀爲辟舉之辟曰辟有德與下文廱和皆於辟壁雍壅之外別立一義阮文達挍勘記謂此字當作璧未是有德不言辟水十行本正義此下誤衍言辟水三字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此前一義亦與舊義全合惟曰辟有德曰廱和則韓氏一家之說鄭康成嘗從張恭祖受韓詩故其注禮記

王制篇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與韓義近而與其泮水箋義迥別矣康成先通韓詩後治毛詩其注禮在箋詩前故箋注不合者甚夥竊意辟雍之本義終不在此而在彼也此辟雍之義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此字依汪氏中挍補外名此字舊本俱作水今依汪氏中挍正又案禮記玉藻篇正義引盛德記云其外名曰辟廱汪氏蓋據此補正也然明堂位篇正義所引其外下多有水二字詞義似更見完足且不必改去水字未審汪氏所以棄取之意今亦不敢擅定姑附存其說於此曰辟雍文選東京賦注引三輔黃圖此書佚文散見於各書者甚夥云大司徒宮馬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藝文類聚引三輔黃圖又云明堂者明初學記引無此字天道之堂也初學記無此字引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初學記引作員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辟雍與明堂爲一也詩靈臺篇疏引五經異義又云左氏說

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是以辟雍與太廟爲一也又引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十行本正義璧誤作辟）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又引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又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是又以辟雍與明堂太廟爲一也按史記封禪書云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元刊姓纂通志氏族略俱云黃帝時公玉帶造合宮明堂誤）明堂圖（漢書郊祀志無此字）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郊祀志重水字）圜宮垣宮垣之外有水圜之卽所謂辟雍也此辟雍與明堂爲一之證也左氏僖公五年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諸侯之觀臺卽天子之靈臺也（禮記玉藻篇正義引服虔舊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又見通典）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此本康成周禮春官注）今視朔與登觀臺幷書則觀臺與太廟同在一處可知（詩靈臺篇疏引袁準正論云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今玩其文義如不同處則當曰遂往或曰遂如不當日遂登曰遂登則同處無疑袁說未允）諸侯之觀臺得與太廟同在一處則天子之靈臺亦與太廟同在一處可知天子之靈臺得與太廟同在一處則與靈臺同處之辟雍（此說亦本康成）

亦與太廟同在一處可知此辟雍與太廟為一之證也又桓公二年傳云是以清廟茅屋明堂固以茅蓋屋矣據大戴禮盛德篇呂氏春秋召類篇及詩靈臺篇疏引韓詩說禮記玉藻明堂位正義所引古周禮孝經說又公玉帶所上明堂圖見上今曰清廟茅屋是太廟即明堂也合前二證則辟雍與明堂太廟為一之證也此辟雍之制也明乎辟雍之義則知異說紛龐俱從本義引伸而出明乎辟雍之制則知周以前之辟雍與後世之於明堂太廟而外別立辟雍者不同拘滯以求之均之失也

辟雍解

五月分齋課超等第九名　周以存

辟雍之解有三曰制曰義曰字制之異說者十二義之異詁者三字之異形者三何謂制之異說詩靈臺於樂辟廱毛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泮水鄭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雝和也史記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雍集解韋昭曰水外四周圓如辟雍蓋以節觀者也桓譚新論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又云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也三輔決錄辟雍水四周

於外象四海也李尤辟雍銘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帀蕩滌濁穢御覽引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以象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堰盤也通典五經異義云辟雍謂之土雍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詩疏引盧氏禮注云圓之以水如璧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漢崔駰傳注辟雍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周禮大宗伯注璧圓象天又水所以流行故取義於天與教流行也此以辟雍爲有水其說一通典引唐有司議云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又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南有平昌門道東璧牆去靈臺三里亦不言有水此以辟雍爲無水其說二案無水之說非是魯詩云水圓如璧白虎通引詩訓陳氏立以爲魯詩說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周堤禮明堂陰陽錄水

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闕請減二十四步班固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則辟雍有水之明證也又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外水曰辟雍何得言大戴禮有無水之說也禮王制韓詩白虎通皆謂辟雍爲天子之學廣韻云辟廱天子教宮教卽學也禮玉藻疏云辟雍是學也此以辟雍爲學名其說三說文辟廱天子饗飲辟廱五經通義曰天子立辟廱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孝經鉤命決曰天子臨辟雍親制牲以尊三老楊氏愼謂辟雍非學名引說文爲證以爲與詩義合又以王制天子曰辟雍爲漢文帝時曲儒之說不可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近儒戴氏震
亦言辟雍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
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
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雍連稱抑
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游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
詞前後尤協此以辟雍非學之名其說四案白虎通云天子立
辟雍何所以行禮宣化也說苑修文篇云天子辟雍諸侯泮宮
所以行德化初學引新論云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分化
王沈辟雍頌唐虞三代咸崇辟雍養老之制也後漢書明帝紀
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饗
射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然則辟雍之行禮宣化
養老射饗無非學也故可以學名之也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
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冑子則未知
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此
以辟雍爲樂名其說五案莊子此說無證故蘇氏亦不能釋然
自不可從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孔穎達詩疏云王制言
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雍
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不終在國中也辟雍與大學爲一
所以得太學移而辟雍不移者以辟雍是學之名耳王制疏引
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辟雍大學在郊白虎通辟雍篇云
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此以辟雍爲大學其說六禮記王制養
庶老於虞庠鄭注虞庠小學周立小學西郊疏引劉氏云周之

小學爲辟雝在郊詩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雝矣此以辟雝爲小學其說七案辟雝本兼大學小學而言周之大學有四曰上庠曰東序曰瞽宗曰成均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鄭注以東序上庠爲大學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明堂位謂瞽宗爲殷學陳氏奐謂明堂位之瞽宗卽殷之辟雝此大學爲辟雝之證也周之小學亦有四在西郊大戴禮及書大傳所云小學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是也孔氏詩正義謂不必常以大學爲辟雝小學亦可故陳氏奐以詩有聲之辟雝爲卽周四郊之小學靈臺之辟雝爲大學非無見也又振鷺于彼西雝先儒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桂氏馥謂王制養庶

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則西郊乃周之小學此小學爲辟雝之明證也五經異義載韓詩說辟雝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者外水曰辟雝此以辟雝與明堂爲一其說八異義又載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雝此以太廟與辟雝爲一其說九詩疏引盧氏禮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雲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雝古法皆同處近世殊爲三耳頴子容春秋釋例云肅然清靜曰清廟行禘祫序昭穆曰太廟告朔行政曰明堂行饗射養老曰辟雝占雲物望氣祥曰靈臺其四門

之學則曰太學蔡邕月令論賈逵服虔注左傳皆同此又以祖廟明堂與辟雍爲一其說十鄭康成駁之以爲三靈辟雍同在郊太廟爲一地明堂爲一地袁準五經正論引王制之文以證大學小學所在自以辟雍在西郊與鄭氏說同此以三靈與辟雍同在郊其說十一案近儒陳氏立謂郊特牲云繹於庫門之內周禮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是宗廟在雉門之外若明堂則有在東都者有在方岳之下者若太廟同處則立祖廟於千里之外時享月祭將何以行辟雍王制明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詩疏引馬氏說以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其不得與辟雍爲一又明矣此說頗能明發鄭說誠允然矣宋儒張氏謂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

學而諸侯不得立焉此以辟雍爲周所創其說十二案辟雍爲殷制王制鄭注云然諸儒皆從是說不得謂始于周也凡此皆制之異說者也何謂義之異詁鄭注王制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廱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案韓詩亦訓廱爲和鄭君此釋蓋用韓詩說其義一白虎通云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此即毛傳之義詩疏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漢世諸儒多用此說其義二白虎通又云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一本作殘賊一）故謂之辟雍也後漢書祭祀志注引此文作儀則又漢書多以

雍爲壅如武帝元帝紀注並云雍讀曰壅是也其義三案璧水三義舉其形制而言明和與積壅之義就其事理而言三義固自可通凡此皆義之異詁者也何謂字之異形毛詩禮記並作辟廱史記封禪書作辟雍續漢志禮儀志作辟雍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並作辟雍此雍廱之異字者說文廦牆也徐鍇韻譜廦廱䌛傳云廦所謂廦廱通作辟洪武正韻辟廱說文作廦廱李縉明曰辟雍說文作廦廱藝文類聚引作辟廱案說文有廦字舊本辟字當作廦此辟廦之異字者陳氏奐云廱與雝通引振鷺之雝作澄案西雝先儒皆謂辟雍故陳以爲通用字也此廱雝之異字者案此三字形雖小異其義自可通無容岐視凡此皆字之異形者也然則辟雍之爲學名誠如王制之說辟雍之兼大小學誠如孔疏之說辟雍之不與太廟明堂同處誠如鄭氏之說今並從之經傳又有單言辟單言雍者如史記封禪書云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隱云卽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滈旣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爲雍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譙周曰武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詩有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要皆可謂之辟雍無庸生其疑議以矜異聞也

大別攷

六月分齋課超等第一名李文藻

大別山之可攷者書禹貢導山云內方至于大別導水漢下云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左傳定四年吳伐楚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續漢郡國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元和郡縣圖志沔州漢陽縣魯山一名大別山在縣東北一百步水經言大別自相矛盾故不引說見下案漢安豐在今安徽霍山縣境唐漢陽縣即今漢陽府附郭今漢陽東北之山即魯山以魯山當大別者据元和志必言在霍山者据漢書元和志不及漢書之古而謂魯山為大別者既無明徵又無確論固疑霍山之信而漢陽之誚矣今博稽羣籍參驗地勢左傳大別未敢定在何處若禹貢大別則可決其

在今之漢陽不在今霍山也然則漢志何以言大別在安豐也魏氏源書古微斷漢志安豐下禹貢大別山在西南爲後人据鄭注妄增大意謂果班書原有此文杜預當引漢志不當云或曰在安豐以疑之孔穎達讀漢書不當獨遺此條而乃云地理志無大別可知唐時所見漢書安豐下尚無此語其說甚辨亦可以備一解安豐自有大別非禹貢之大別也禹貢紀水非紀山也凡紀山者非水所出卽水所經也不然則明疆界也安豐之大別於三者無取故禹貢不紀也班固不知而誤合之也續漢書但言安豐有大別山不言爲禹貢大別荆雍有兩荆山使兩州接壤而山或有一不見於經能免後人之誤合乎何以決知安豐大別非禹貢所紀也禹貢言漢水至大別入江漢水入江不在安豐也水經卷四十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而卷三十二但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不云漢水經大別山卷二十九但云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不云東北過廬江雩婁縣又南至江夏沙羨北南入于江是祇知取班志注禹貢大別而志御禹貢大別爲沔水入江所至矣故道元注水經明見經言禹貢大別在雩婁縣又明見經言雩婁縣有決水所出之大別山而於沔水入江條下乃云大別今不知所在又注引地理志最詳而於決水條下但云俗謂之爲檀公峴爲大別之別名於卷三十五江水條下但云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而不引地理志禹貢大別山在安豐縣西南之說蓋道元亦知其說與禹貢漢水至大別入江通不去故不敢阿附經文也案水經非桑欽撰當爲三國時人見四庫全書提要漢入江不在安豐在漢陽而魯山適當漢入江處則魯山卽禹貢大別審矣禹不能舍近漢之山而遠指距漢數百里之山以表漢又審矣或疑漢入江處漢以前爲知不在安豐而後乃改流乎是又不然漢陽在禹時屬荆州安豐在禹時屬揚州前漢地理志後論六安國屬吳地續志廬江郡屬揚州刺史禹貢荆州云江漢朝宗于海使漢在荆未入江漢江不合流焉得統云朝宗于海乎漢入江後始東爲北江江會漢後

始東為中江為三江之二三江當以中江北江南江為定論使漢入江不在荊在揚又焉得於揚州言三江既入乎漢入江既決在荊則大別之在漢入江處者烏能移於揚之安豐乎尚書傳疏言大別山在荊州王氏鳴盛後案云大別在安豐則揚州非荊州傳疏皆非是知有班志不知有禹貢也淮水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水經若漢入江在安豐縣西南漢淮相去如此之近亦未之前聞矣難者曰傳言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當在漢東書孔傳言漢觸大別山迴南入江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水經注沔水引若在漢西不得云觸而南今魯山在漢水左側與紀傳不合應之者曰此知今而不知古者矣古漢水入江在魯山左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山左卽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明史地理志湖廣漢陽

府漢陽縣大別山在城東北一名翼際山又名魯山漢水自漢川縣流入舊逕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於縣西郭師口之上決而東從山北注於大江此言漢南北古書多言漢東西西為左故水經注言山左有沔口卽今之漢口也案胡氏渭禹貢錐指引隄防考與明志大同小異而不如明志之詳核據此與左傳地說無絲毫不合卻月故城在今縣城西三里則古襄河口當在今縣城東南隅漢水上流自襄陽來故俗呼為襄河今縣城西南隅地名河泊所為古襄河入江經行處土人尚有能言之者而魯山之為大別益可無疑矣難者又曰鄭康成注書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書正義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水經注沔水引杜預解春秋雖言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然亦言闕不知何處書正義引書孔傳多疑王肅僞作亦止云大別在荊州漢所經酈道元亦以漢水東行觸大

別爲與尚書杜預相符而云今不知所在果魯山爲大別山諸儒何難實指乎漢晉後魏人不知而唐人反知之乎況地說旣云漢水觸大別南與江合又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夫一書所載大別一山翼際又一山是明明二山矣安可合而爲一乎應之曰　國朝胡氏渭言大別之山至唐人始定其處愚謂所以能定者以其與禹貢合耳元和志固不古於漢志漢志又豈其古於禹貢也地說久佚不可見然據水經注沔水江水分引二說知地說本文二說亦當各係江漢下不在一處矣安見非錯舉二名使人明其爲一也如左傳敘一人稱名稱氏稱官每互見一篇中可據以斷爲異人乎至若談地理者非父母之邦與所足歷目覩往往不詳不實道元仕於北魏江淮以南地屬齊梁未嘗親履襲謬沿譌其說多盭據　御製題水經注詩註及提要其實指所在者且不足據以爲有提要譏其合浙江爲姚江其不知所在者奚可據以爲無也班固王肅亦皆北人固扶風人肅東海郡人杜預雖爲征南將軍實鎭襄陽遣將平吳軍事紛午無暇旁涉及此迨注左傳則已還朝矣凡此均因未見故不敢定耳倘使親見漢水入江在此魯山左側尚何疑而不著以爲禹貢大別乎　國朝洪氏亮吉極辨大別在安豐詳指柏舉淸發各地所在以證見所著卷施閣文甲集卷七釋大別山一篇寄鄔編修晉涵今不論其是否卽是亦左傳大別也若以釋禹貢大別安豐何從得漢水入江乎王氏鳴盛亦力主安豐之說云大別在漢東今之所謂大別在漢水西岸豈可通乎見所著尚書後案魏氏源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不敢卽指魯

山爲大別者亦以在漢水西岸爲疑見所著書古微近人馬氏徵麟信魯山爲大別而以此山在漢水西岸漢水不能觸山迴南入江遂解爲山觸水以便調停見所著長江圖說皆由不知今漢水入江在山右者爲明成化初改道而以魯山爲在漢左不合於尙書左傳致有此疑得明史地理志證以水經注山左卽沔水口而胡氏唐人始定之言乃信胡氏但爲此言未嘗詳辨其所以然故爲考而論之如右

大別攷

六月分齋課超等第二名　黃覲恩

禹貢大別兩漢志皆云在安豐桑欽鄭康成京相璠說同唐李吉甫始以漢陽魯山爲大別以今輿地言之似李氏爲信而實不然案經言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別在漢東北故能觸漢南入于江魯山在漢水西南其不可信一也春秋定四年蔡侯吳子伐楚左傳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吳軍漢東楚軍漢西子常濟漢則列陳漢東二別宜漢東山魯山在漢西其不可信二也水經注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阪者山脈之靡迤非直至山下今漢水切魯山北行其不可信三也地理志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漢江夏郡兼今德安安陸漢陽地沙羨故城在今武昌府治西南皆今漢水水道是漢水從無變易非昔行魯山之南今行魯山之北其不可信四也安豐大別去漢絕遠然漢晉諸儒皆以此爲禹蹟杜預酈元雖有疑辭究不能別言其山所在案史記索隱大別山在六安國安豐縣土人謂之甑山即元和志所謂小別於唐屬汊川縣今在湖北漢川東南非漢之安豐地然實漢水所經故正義亦以此爲大別竊意二別名殊大小支脈實相聯屬大別爲其脊項小別則其踵趾大別在東小別在西即以吴楚之戰言之吴軍豫章則今安徽霍山河南光州地戰于柏舉則今湖北麻城地左司馬戌欲塞三關阻吴歸道則今河南信陽州地皆漢水東北二三百里子常濟漢而陳亦必去漢百許里始與吴兵相及自小別至大別蓋自漢川而益東若大別在漢陽則爲自北而南中隔漢水既不可陳又非吴師所及將欲與誰戰乎大別在安豐則當今安徽霍邱河南固始之間吴楚戰于其麓爲合地勢此事之可信者其山脈靡迤不盡至于小別名異而實同故禹貢即謂之大別而地說以爲大別之陂也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俗謂之爲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江水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雩婁在安豐南安豐之有大別山塙可徵信若以漢水合江爲疑則地說最爲明析胡顧諸儒信後出之臆說改漢師之古義吾無取焉

大別攷

六月分齋課超等第三名張增齡

廣韻十七薛云大嶵山名此別字之異文也然山旁疑淺人所加如豐作灃甾作淄之類此用段氏玉裁說謂別亦作嶵則可謂別爲嶵之省則不可水經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酈道元注云俗謂之爲檀公峴謂产書本誤作名公字舊本誤作山俱依戴氏震校改蓋大別之異名也江水注云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曰檀公峴曰下靈山曰分水山曰巴山此皆大別之異名也史記夏本紀索隱云大別山在六安國安豐縣今土人謂之甑山正義亦云今俗猶云甑山今按甑山者乃今漢川縣東南十里之山不特非大別之異名即後人以之當小別山亦無塙證其曰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者決水注又引晉書地道記謂雩婁在安豐之西南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康成尚書注

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尚書禹貢正義引同〕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屬安豐縣下注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安豐至東漢改屬廬江郡故康成云廬江安豐縣也孔穎達疏失檢也魏氏源注此疑地理志本無此條後人取康成書注增入不知唐人疏謬往往至此不足疑又姚氏鼐謂地理志安豐之大別當與安陸之橫尾互易輕信異說妄疑古籍尤謬〕後漢書郡國志廬江郡屬云安豐有大別山水經論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沔水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蓋大別在雩婁之西南雩婁又在安豐之西南此山與小別並稱而特表而異之曰大別意必蜿蜒數縣難以指名屬之雩婁固可屬之安豐亦可是以水經一書既云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又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兩稱之其實一也此大別所在之處也古誼相傳未有異說有之則自杜預始其春秋土地名云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左氏定公四年傳正義引此無在江夏界四字〕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今按晉時之江夏今之德安也〔魏氏源以今天門縣城東南之大月山爲大別且謂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別其說正暗用杜義蓋晉元康九年以前今天門縣地也屬江夏郡所謂二別在江夏界也〕其地與安豐同在漢水之北杜所以不從安豐而定爲江夏者不過以安豐去漢水稍遠耳然水經沔水注案地說〔康成書注每引地說此必西漢以前書〕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此字舊本作阪今依戴氏震校改〕南與江合說文解阪字云一曰山脅也〔釋名釋山云山旁曰陂言陂陁也作陂而義亦同故阪陂爲古通假字〕此山既奄有安豐雩婁之地其陂必直接英山麻城羅田諸縣而西安豐雖不近漢水而固得大別也漢水東觸大別之阪與禹貢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俱足見大別在漢水之極東若以爲在晉時江夏界則其東復有漢水意在尊經不適與經義相背戾乎(顧氏棟高謂安豐之大別另是一山與禹貢左傳俱無涉調停之說亦不能融貫經義之故也)此杜之謬也至李吉甫則謬之謬者其元和郡縣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春秋地名攷略云山有魯肅祠因名)大曰北帶漢水則其山在漢水之南可知左氏定公四年傳云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者蔡吳唐之師在漢之北楚師在漢之南也後云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楚濟漢則亦在漢之北矣既濟漢而北無緣又得至漢南之山且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此八字舊本誤升爲經文今依戴氏震校改)古(此字舊本誤作名今依戴氏震校改)翼際山也是魯山一名翼際山也又引地說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地說一也此則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彼則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則古之不以翼際大別爲一山尤大彰明較著者此李說之極不可從者也李之誤啓於杜而甚於杜而總之皆無當於大別者知說之無當於大別在安豐之說愈無以易矣

大別攷

六月分齋課超等第六名 劉景琳

考大別經傳三見書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漢孔氏書傳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唐孔氏書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蓋大別爲漢沔最著之山一名魯山一名翼際俗名龜山山名屢易而㴱稱反晦鄭康成據班孟堅地理志以大別在廬江安豐孔疏謂志無大別誤也不獨地志繫安豐也

此外若水經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皆然　國朝王氏尚書後案專主鄭說辨之甚力然漢孔安國書傳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蘇東坡書傳林之奇尚書全解傅寅禹貢集解薛季宣書古文訓蔡沈書集傳毛晃禹貢指南錢時融堂書解黃倫尚書精義王象之輿地紀勝陸游入蜀記王應麟玉海元陳櫟書集傳纂疏黃鎮成尚書通考明王樵尚書日記鄭曉禹貢圖說李賢明一統志　國朝胡渭禹貢錐指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傅澤洪行水金鑑黃宗羲今水經張匡學水經注釋地蔣廷錫　大清一統志邁柱湖廣通志吳光熊湖北通志等書多云大別在漢陽則鄭君安豐之說不足信杜元凱疑鄭說而不實指其地道唐始指爲魯山後世遂有疑其傅會者殊不知禹之名山必以其有關水道之衝方始載之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卽今之馬良山馬良以下無名山至大別挺峙江界正當漢水南入于江之處謂不足當導山之條乎至舊說多以大別在漢東而今在漢西者則以明成化初漢水自郭師口改流而然見明史地理志是成化以前山猶在漢東矣

用九用六說　七月分師課超等第一名王家鳳

周易六十四卦陽爻皆九陰爻皆六獨乾坤二卦純陽純陰因於六爻外別立用九用六其義最精或謂用九只在上九一爻語類引王荆公說是因初九勿用附會爲說勿論坤初六無勿用之文不可通於用六即有悔之亢安能爲无首之吉不待辨而知其失矣其說之得者一曰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孔疏引舊說一曰天生數一三五合之其數九地生數二四合之其數六來氏知德說或又謂天成數始於七終於九地成數始於六終於八天道主進進極於九故陽爻稱九地道主退退極於六故陰爻稱六以成數言九六與來氏以生數言九六略相等案此二說一爲畫數一爲生數雖與九六數合而究非爻名九六之義也一曰老陽數九少陽數七老陰數六少陰數八老變少

不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爲老陽用四十九數分二掛一揲之以四而歸奇于扐如是者三變除歸奇之數其正數得三十六以四揲之當九遇揲六遇揲則爲老陰如上法其正數得二十四以四揲之當六遇揲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準此少陽正數得二十八少陰正數得三十二案此說解爻名九六義最當本孔疏說又有言老陽居一含九故數九老陰居四含六故數六者義與孔疏亦相通然爻爲揲蓍所得仍當以孔說爲勝而猶非用九用六之義也一曰乾爻有七有九坤爻有八有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曰用九者所以釋不用七也曰用六者所以釋不用八也歐陽氏修說一曰用九不用七爲陽爻通例用六不用八爲陰爻通例以乾坤純陽純陰而居卦首故發之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卽以此占之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足以明之矣朱子本義說

案此二說解用九用六視他家爲勝愚竊以爲其義猶有所未盡也爰爲之引伸其說曰用九用六之時義大矣哉夫易之爲用陰陽剛柔盡之矣陰陽不可以窮也剛柔不可以勝也易亦不可以窮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乾剛純陽坤柔純陰陰陽並臻其極而剛柔各處其偏故乾上九則亢坤上六則疑所謂窮也用九者乾變之坤用六者坤變之乾所謂窮則變也乾變坤坤變乾然後陰陽相和而不相睽剛柔相濟而不相勝所謂變則通也陽爻不九則七少陽之七老陰之六所變也而老陽之九又變爲少陰之八陰爻不六則八少陰之八老陽之九所變也而老陰之六又變爲少陽之七變化無方往來不窮所謂通則久也今試與案八卦之序乾始而坤終故曰

乾知大始又曰坤代有終然使乾知始而已始不要終則元難貫貞坤代終而已終不復始則貞難起元九六之用廢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故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六曰利永貞象傳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夫无首則元始始而无始是謂大始永貞則无終終而无終是謂大終始則有終終則有始始終如一循環无端易之所以無窮天地之所以不息其不以用九用六歟吾乃於是得變易之用焉且夫用九所以能變坤者以乾中本有坤也用六所以能變乾者以坤中本有乾也十二辟卦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人咸謂乾爲夬之盡坤爲剝之盡而不知固未嘗盡也乾盛於外坤藏於內坤盛於外乾藏於內夏月離外二陽乾內一陰則坤也冬月坎外二陰坤內一陽則乾也夬之上六剝之上九乃伏隱胚胎於乾與坤中而蘗芽於姤復之初是故序卦以姤次夬以復次剝者窮上必反下陰陽之順承也辟卦間乾坤於卦中者外消則中息動靜之交養也復初九長而爲乾姤初六長而爲坤者序之漸也乾用九即之坤坤用六即之乾者義之配也吾乃於是得對易之用焉對易向名錯卦虞氏謂之旁通愚援毛氏五易之例名曰對易夫地氣上騰天氣下降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者乾坤之道也靜極則動動極則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用九用六之道也由六畫之易以推三畫之易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坤上乾下爲泰反是則否矣火下暖水水上制火坎上離下爲既濟反是則未濟矣男下女女從男巽上震下爲益反是則損矣凡此皆可與用九用六通者也吾乃於

是得交易之用焉是故學易之君子見夫九則陽盈陽盈則陰虛六則陰盈陰盈則陽虛虛者必息盈者必消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之用也君子法易以致用倘消息盈虛以順天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故曰學易可以無大過

用九用六說

七月分齋課超等第二名　張增齡

莊子云用也者通也（見齊物論）用之爲通蓋古詁有如此者孔穎達易疏云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見乾卦初爻下此前一說也次謂九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其說似較遜）是九者陽爻之稱也六者陰爻之稱也卦無有通體皆陽者有之則乾是亦無有通體皆陰者有之則坤是乾通體皆陽故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之外而以用九結之坤通體皆陰故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之外而以用六結之用者通也用九者謂通體皆陽也用六者謂通體皆陰也宋仲子易注云用九六位皆九（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劉子珪乾坤義（隋書經籍志有劉瓛周易乾坤義一卷）云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也（亦見李氏集解）是也言用九而用六可例推矣

惠松厓先生解用九云坤爲用無論經文明言乾元用九不當取坤卽坤可以用乾之九而坤之用六又將何說以處之若此則不可以例推者也然而是說也果何自昉乎春秋左氏傳云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坤釋文作巛云本又作坤坤巛古今字曰見羣龍無首吉見昭公二十九年夫易也變一爻則別爲一卦後之言易者因卽以彼卦爲此爻之名如宣公十二年傳云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襄公二十八年傳云在復之頤曰迷復凶之類皆是不曰在乾之初九而曰在乾之姤不曰其九二其九五其上九而曰其同人其大有其夬者用斯例也變乾之初則爲姤變其二則爲同人變其五則爲大有變其上則爲夬六爻皆變則爲坤然則不曰其用九而曰其坤則用九之統乎六爻而言可知乾之用九統乎六爻而言則坤之用六亦如是可知也說者不

達此旨謂用九用六皆當與上爻合作一節此毛大可先生說其意亦主春秋傳以爲不曰上九而曰其夬其坤者一爻變則上可變夬六爻變則上又可變坤也豈知上者特六爻之一耳並無籠括以下五爻之義上變而不能使六爻俱變者勢也變乾之上烏得爲坤且爻辭之例各象其爻以爲辭上九曰亢龍有悔亢者上極之名也此用後漢書梁冀傳注此上爻之象也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羣龍猶言六龍也象傳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猶言六爻也合六爻而言故曰羣龍也曰亢龍上九辭則羣龍亦上九辭無有異者豈塙論哉又有謂用九爲用乾之二四上入坤用六爲用坤之初三五入乾者焦里堂張皋文兩先生俱如此說夫合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俾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所謂復太極之體也此其意各於象傳發

之乾彖傳云各正性命性者不易之理命者不易之位曰各正性命則不正者正矣此用乾之二四上入坤之說也坤彖傳云德合無疆天之覆物無疆地之載物無疆曰德合無疆則坤與乾合矣此用坤之初三五入乾之說也玩用九用六之辭無入乾入坤之義不知說者何所見而云然此處虞仲翔舊注闕軼無考皋文先生撰周易虞氏義以已意說之雖有未合而見仁見知於經義尚無傷也乃所撰虞氏消息亦強援此文以發明消息之旨夫仲翔各注會可以發明消息之旨者正夥矣必於無字句之處穿鑿而附會之竊嘗謂皋文先生易學不愧爲仲翔功臣獨此等處未免賢智之過耳如曰見羣龍无首是不見乾象也則何以知非六爻盡變而獨變其二四上爻乎又況坤爲永李氏集解載仲翔益卦二爻注云坤爲永爲終集解載仲翔訟卦上爻注云坤爲終又見蠱卦彖傳注及萃卦初爻注曰永貞以大終正純坤之象也謂用六以息陽不尤爲無據乎總之乾之六爻皆九也坤

之六爻皆六也舉其一而漏其餘不可謂之用得其半而遺其半仍不可謂之用苟非不明乎用字之古誼則其誤必不至此專以筮爲說者亦不明用字之古誼故也姚仲虞先生既知其非矣而又云陽爻爲九元則用之如此說用字仍坐不明古誼之故訓詁爲說經之第一端其信然歟

用九用六說　　七月分齋課超等第四名　李心地

用九鄭康成曰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義故王弼曰九天之德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陸績曰純陽用九之德用六干寶曰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秉義之和履貞之斡唯有推變終歸於正侯果曰用六妻道也臣道也利在長正矣不長正則不能大終陽事也又鄭氏初九注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唐史徵曰用總也此九陽之德謂聖人用此九陽之德不可驕盈爲物頭者又曰坤體柔順不可用之剛暴故須永長貞正則能廣大而從也此漢唐諸儒之說也張惠言虞氏義曰爻不正則道有變動乾坤用九六所以立消息正六位也乾二四上失正用九變成旣濟离爲見坤爲羣乾

爲龍爲首乾坤交离乾象不見故見羣龍无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故吉也六十四卦皆乾坤用九用六通乎二篇之爻也又曰九六者坎离之數乾變坤化皆以坎离爲用故曰用九用六九六二用即說卦之所謂神又曰陰陽分用九六皆以乾元摩蕩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惠棟周易述曰陰无首以陽爲首又曰用九用六即律樂家合十二辰十二律之義姚配中以張惠二說爲非是矯枉過直謂易爻言變故稱九六九六者七八之變畫之動者耳非九即爲陰六即爲陽也其占卦由陰推陽也謂極數知來之謂占乃占法也豈用九用六之謂又謂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一經皆九六皆元之用元之用九六始終一經即周也一經之卦皆六爻六爻者一極之道而元用之是元之以一貫三矣姚雖駁惠張義仍同也焦循通釋以鄭荀京馬崔王姚董諸說爲不可信而取秦九韶衍法參以宋李泰伯郭子和趙汝楳三說謂乾策三十六三其十二也坤策二十四兩其十二也四十八四其十二也此以十二爲等者也四十八旣扐存四十四存三十六存三十二存二十八存二十四此以四爲等者也四爲四時十二即爲十二會以合十二成一歲故乾策三十六於十二爲三於四爲九用九即用三也坤策二十四於十二爲兩於四爲六用六即用兩也二十八爲四七之數三十二爲四八之數於十二之等不盡則不能成歲故用六用九而不用七用八也焦義主數較姚尤明晰今案鄭注乾鑿度曰一變而爲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而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

而爲六是今陰爻之變六變而爲八是今陰爻之象又曰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二析合一百九十二爻故當以陰爻乘陰析合之以四時乘之并合之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期一歲三十二而大周此卽焦氏所謂在卦爻爲旁通在算術爲互乘也又案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卜部下曰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衡也據此則用初義本屬卜訓後人總訓乃後義也因其本義引申之爲總義亦以發其凡起其例也於乾著用九凡陽變者例用九也於坤著用六凡陰變者例用六也說文曰九易之變也象其屈曲變盡之形六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八九而三之爲三三者天地人之道

於文一耦二爲三成數也六而二之爲兩兩卽二也二爲地之數从耦一用三用兩卽用一也所謂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也

用九用六說　七月分齋課超等第五名　周以存

周易於乾坤之卦曰用九用六此明占例凡占以變爻爲主鄭康成注云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案九六之爻乃文王所增揚雄解難云宓羲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司馬季主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淮南子要略云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高誘注云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謂文王也九六之用諸卦皆然特於乾坤發其凡以明占變之例故乾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進變八之六鄭注云九六爻之變動者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今案繫辭爻者言乎變者也虞翻注謂九六變化與鄭說合蓋乾用九以交坤坤用六以息陽陽以得位爲正陰以從陽爲正爻不正則道有變動如乾二四上失正則

用九變成旣濟虞翻繫辭注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是謂雜物此知卦位皆當成旣濟也旣濟坎離之象九六坎離之數乾變坤化皆以坎離爲用孟氏說卦逸象坤爲用惠氏棟謂發揮剛柔而生爻立地之道故稱用竊謂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據陸績說故乾常資坤以爲用孟氏以用屬坤職是故也然則乾坤之用以九六者何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老陽老陰皆變以乾之初三四上與坤易位則變成坎以乾之二四與坤易位則變成離以離之上卦三爻與坎上易位則變成旣濟由旣推之則自剝復臨觀否泰以及於姤夬無非九六之互變也然則九六以變爲占者何也案此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七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陽爻動而變陰則用成陰之卦以占事陰爻動而變陽則用成陽之卦以占事故凡筮得陽爻者則以九爲用得陰爻者則以六爲用然則用九言羣龍无首吉用六言利永貞何也案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蓋坤者乾之藏乾爲首坤爲羣乾坤交離乾象不見故以柔和接待於下不更懷尊剛爲物之首用六永貞是以坤承乾蓋乾者坤之君坤能守臣道以秉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終歸於正而得乾行之健參用干寶孔穎達顧憲成說此言就其變者言也故林氏希元謂乾變之坤雖爲坤之所爲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爲乾之所爲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終不可同於坤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元亨卽此意也然則易言乾元用九而不言

坤元用六者何也案言乾元用九則坤元當用六可知虞翻坤象注云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謂乾元藏於中坤含光大凝乾元則坤元也漢書律志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其所謂太陰者卽坤元藏乾元者也（合乾坤之元謂之太極故志又云太極中含元氣）是其證也或謂乾元坤元不在六爻之數用九用六實有用之者其說非是卦爻言元者如復初九元吉離六二元吉渙六四元吉損六五元吉井上六元吉自初至上無非元之所爲元實起於一卦之始而畢其義於一卦之終以見元無不在非上九上六之後又有用九用六也然則九六之用者自是占變之例鄭義允矣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　超等第一名　錢桂笙

舜典之逸久矣自東晉僞古文出遂分堯典愼徽句以下至陟方句爲舜典（馬鄭尚書注皆合今舜典愼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爲堯典而別有舜典一篇爲逸書馬鄭無注）而齊明帝時姚方興又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於篇首隋學士劉炫續濬哲文明十六字共二十八字以與堯典相配唐孔穎達奉敕作正義遵而用之於是歷代莫廢而舜典之逸者儼然悉存而無闕近儒若閻氏百詩（古文尚書疏證）惠氏定宇（古文尚書攷）江氏艮庭（尚書集注音疏）王氏鳳喈（尚書後案）段氏懋堂（古文尚書撰異）孫氏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及諸經師之攻僞古文者皆辭而闢焉已詳哉其言之矣雖然攻僞古文則必謂眞古文爲逸此猶涉門戶之見而不足服後學之心至若信僞書者亦不能不言其

逸則今舜典非孔壁之眞尤曉然其無疑故余謂以舜典爲逸此不必旁徵他說卽舉信僞書者之所言亦可得數證焉釋文敘錄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舊本誤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敘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於舜典第二下注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下注云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案元朗尙書音義皆用僞古文而舜典一篇則用王肅本與正義殊正義用姚方興本王肅注原係堯典後人因其與孔傳相類而割以補舜典之闕者其篇首二十八字雖元朗亦不信則舜典之本逸今舜典之爲堯典元朗已確言之此一證也隋書經籍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隋書成於唐人亦信僞古文者而志言梅頤奏上時闕舜典一篇則舜典之本

逸可知志又言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始列國學攷馬鄭書注並以舜典爲逸篇孔氏正義言之甚詳安得有舜典之注馬鄭書注其篇數皆依伏生今文三十四篇其古文增多之二十四篇馬鄭皆以爲逸書無注方興奏上時梁武方爲博士已議不行方興奏上之書隋開皇後始行安得云奏上卽列國學志信僞古文故不言大桁所得者爲方興僞造而復牽附馬鄭渾淪其詞亦似馬鄭書注原有舜典一篇其不同僅此二十八字者又復沒梁武帝之議亦似當日奏上舉朝卽信爲眞使列學官行用者然於梅書之本闕舜典究不能掩此二證也史通正史篇云古文尚書者卽孔惠所藏科斗之文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案當云增多二十四篇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及尚書後案二十四篇者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也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又受詔爲之訓傳値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諸私家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案後漢杜林漆書甚顯於世古文猶未遽亡至晉永嘉之亂古文始掃地盡矣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孔傳古文相類晉元帝時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鈌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以續之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案劉知幾史通唐景龍時作其時僞

古文久行故信梅書爲孔壁之舊然云缺舜典一篇云分王肅堯典爲舜典云方興采馬王義造舜典孔傳云今舜典出姚氏與釋文合則雖信僞古文而亦未始不以舜典爲非眞此三證也孔氏正義云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得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其卷首正義云晉書云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授城陽曹臧字彥始始授汝南梅頤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晉書鄭沖傳不言傳古文尚書不知沖遠何據又頤之上書在元帝時此言前晉亦誤時已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隋書經籍志有范注舜典一卷下云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蓋范變隸古爲今文其書注本十卷方興未上孔傳舜典以前舜典之僞傳猶未出俗間取范注舜典一卷以補孔傳之缺故行之稍遠至隋時而范書佚此卷獨存非十卷外別有舜典一書也此云爲解時已不得則范書亦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案冲遠作正義既信方興所得爲眞古文矣而舜典闕亡之事究不能掩且云范甯作解時猶不能得又云二十八字世多不傳則猶有疑信參半之意臧氏玉林所謂一隙之明未盡泯者臧說詳經義雜記周頌時邁鄭箋引書歲二月東巡狩云云正義疏之曰書曰以下堯典文又曰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堯典注云徧以尊卑秩祭之也此孔氏引鄭尚書注又大雅生民

篇正義曰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弃黎民阻
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曰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又曰堯
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又曰堯典注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
用之年舉稷爲之又曰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故堯典云
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以上稱注云亦皆孔氏引鄭君尙書注据此可知
沖遠亦未嘗不疑今舜典爲堯典故於疏詩時凡文之在今舜
典者猶時稱堯典以明之緇衣疏曰舜典云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也思文
疏曰舜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阻讀曰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
百穀以救活之此引鄭君堯典注而稱舜典是襲其疏書之失凡孔疏詩禮中如此歧出者多姑舉數則以證孔雖信僞書亦
未嘗不疑舜典之佚且以見鄭注尙書原以舜典爲堯典而後人妄分之也而眞古文舜典之逸決
然矣此四證也夫僞書出於梅賾而梅文亦闕舜典一篇在信

僞書者莫不云然顧以爲未逸可乎愼徽以下爲東晉時所割
補二十八字爲方興等所僞造在信僞書者亦有時云然顧以
爲未逸又可乎近儒毛大可力爲僞書白寃者也其論舜典則
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是舜
典史記五帝本紀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掇不用原文第襲其
大略然蹤跡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
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
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尙有舜典半截在
舜紀中因取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毛氏所著舜典
補亡及尙書廣聽錄古文寃詞極辯博此條焦里堂尙書補疏摘引夫毛信二十八字爲眞古文
朱氏錫鬯惠氏定宇已駁之朱說詳曝書亭集惠說詳古文尙書攷而古文舜典

究不能謂其全存是猶爲得半失半之說矣朱氏錫鬯乃欲徑取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而采高堂隆所引曰若稽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爲之冠（朱說見曝書亭集高所引見宋書禮志乃書緯之文正方興僞書所本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錢曉徵宋書攷異皆辨之）趙氏甌北則直謂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之全（詳陔餘叢攷）不愈謬乎焦里堂又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帝典帝兼堯舜言之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二篇言則遏密八音之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未嘗亡亦無庸補（詳尚書補疏）是謂無定篇亦無定名矣不尤謬乎或曰舜典之逸閻惠諸先生既詳言之如彼而信僞書者復自言之若此誠信而有徵矣顧其逸文散見於他書者有可證乎曰趙邠卿孟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

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是孟子所稱書曰祗載見瞽瞍云云及他所稱勞之來之與于田完廩封象諸事或皆出古文舜典論語堯曰咨爾舜一節太平御覽卷七十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侯或誤使）卷八十一引尚書中候攷河命曰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此緯書亦姚方興等僞書所本江氏集注音疏以尚書攷靈曜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證之謂似是舜典篇首逸文）近儒亦多以爲舜典逸文然必若毛氏取史記所載盡采以補舜典之亡則又不可蓋虞書十六篇其逸者自舜典外尚有汩作九共稾飫禹謨益稷諸篇（今大禹謨益稷二篇亦僞書）史記所載及論孟諸書所引雖不無舜典逸文又烏知不出諸篇中而必斷以爲舜典可乎哉夫秦火而後六籍皆有殘缺而尚書之厄尤甚就其可信者言

之則馬鄭猶爲近古舜典古文馬鄭既以爲逸矣則雖月正元日以下似舜典原文誤合於堯典之中（孔叢子孔臧與安國書云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又孔安國書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案孔叢子及安國序皆僞撰諸儒已辨之不足据）而必分以爲舜典是轉蹈作僞者之故轍其何以服梅姚諸人之心哉語云疑事無質學者第守馬鄭之舊而姑闕所疑焉可矣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二名　張增齡

秦之焚書也濟南伏生取尚書壁藏之漢興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泰誓而無序辨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伏生本二十八篇者乃後起之謬說也）而舜典諸篇逸矣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於壁中以之校伏生所傳得多十餘篇而舜典褎然居十餘篇之首此十餘篇者藏在秘府劉子政父子校書親見之班孟堅載之漢書藝文志杜伯山衞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諸大儒遞相傳授惟以其絕無師說不爲之注（漢世之重家法於此可見）故其學未盛行永嘉之亂輒就淪亡淪亡者十餘篇非獨一舜典也乃奏上僞古文之枚賾出恐以過於完好滋人之疑於是詭言亡舜典一篇實則十餘篇俱未嘗得豈徒舜典云亡而當時好事者贊成其事遂割堯

典愼徽五典以下以續之旋卽有獻曰若十二字之姚方興焉經典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旋又有造濬哲十六字之劉炫焉臧氏琳經義雜記王氏鳴盛蛾術編並據劉知幾史通謂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口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爲劉炫所造而舜典之首尾以具識者固不以眞舜典視之也近世毛氏奇齡作舜典補亡謂舜典月正元日以後古舜典之存者也月正元日以前則逸之待補者也其說云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焦氏循作僞書補疏又從而附會其說直謂舜典至今全存並無所謂逸者其說云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眾言卽爲敘舜之首瞽子嬀汭其家世里居亦著矣釐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而遠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蒙竊惑焉孟子萬章篇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卽毛氏所謂引堯典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者也然徧檢春秋戰國間諸書合於是說者僅此一處與毛氏語氣不似揆其意蓋本欲統漢晉諸書而言而不覺其立言之隘也何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俱稱堯典東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時張髦上疏引堯典肆類于上帝云云凡此諸條悉與毛氏說合博洽如毛氏夫豈忘之獨是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引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夷作秩宗則

也若舜典乃分堯典之半一如康王之誥分顧命半之比則藝文志與馬氏書序當云十五篇何以云十六篇乎如謂舜典不在逸十六篇之內別有一篇以足其數今已不傳則於十六篇內分出九共八篇爲二十四篇又於伏生之二十九篇分出盤庚二篇泰誓二篇康王之誥一篇爲三十四篇合二十四篇與三十四篇即桓君山新論所謂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也若更於堯典內分出舜典一篇不有五十九篇乎以篇數衡之進退皆無所據此以舜典擬康王之誥之必不可從者也孟子萬章篇注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字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今謹依段說校改釋名釋典藝之說三墳五典八索九

在月正元日後矣不知毛將何說以處此如謂此非春秋戰國間書未可深信且堯典亦安知非舜典之譌則又安知作僞古文者之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不割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非天牖其衷使潛學之士得據眾證以駁其妄乎倘作僞者亦知毛氏之巧於趨避則其貽誤來哲更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毛說之必不可從者也漢書藝文志之說古文尚書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書堯典疏引馬季長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經濟門引同所謂十六篇者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四宋氏翔鳳過庭錄云按書序大禹無謨字作大禹謨者僞書所加棄稷五書益稷疏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五子之歌六九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

邱云今皆亡惟堯典存也趙邠卿劉成國皆漢世大儒其時古文尚書已出因不列學官故其說云然若古文舜典卽在今文堯典之中彼豈竟無所聞而猶曰亡失其文猶曰惟堯典存乎且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天據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周禮疏作故毛詩正義作古當從之尚書說仁覆愍下則稱□天詩黍離傳仁覆閔下則稱□天正義云古尚書說與毛同知此乃以經師之說爲經之正文者如目部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亣部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之類許君自序稱書孔氏然則此係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之眞孔傳可知矣作僞古文者妄以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二語入大禹謨並採仁覆閔下之義爲僞孔傳而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二語係眞舜典之逸文亦由此可知矣邠卿之說不爲無見今縱不應如魏氏源之書古微盡摭史記孟子書大傳之文以補舜典之逸而似此之墒有實徵者自當寶之若吉光片羽直謂舜典無逸可補又何以處仁覆閔下則稱□天之說乎此舜典未嘗亡之說之必不可從者也至其謂堯典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爲首竊不知殂落以前有鰥在下以後究當繫之堯典乎抑當繫之舜典乎抑堯典直至殂落爲終舜典復自有鰥在下爲首乎以爲互相敘發之例是必無堯典舜典之目而後可既有堯典舜典之目而又用互相敘發之例此信非經生之所能知者矣此皆焦說之尤不可從者也總之尚書之有舜典一逸於伏生之壁再逸於永嘉之亂俱與汩作九共諸篇同罹於厄至再逸而舜典遂不復存於人世矣迄於今他篇之零星碎句散見於各

古籍中者偶一遇之（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云伊訓尚書逸篇名此類是也）舜典蓋鮮有之亦未明題舜典篇目終不敢據爲典要（于田號泣于旻天二語雖未明題舜典篇目究有說文可據說具前）此其事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氏棟（古文尚書考）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諸人之書言之綦詳勿庸贅述所慮者後之人或爲毛焦新穎之說所搖未免開聚訟之端辨之不可不早也是爲攷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叁名　石超

伏生二十九篇無舜典孔壁所多十六篇中有舜典十六篇者漢儒謂之逸書絕無師說馬鄭諸人猶及見之因未列學官而莫爲之注永嘉之亂已盡亡矣僞孔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所撰僞序誣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而僞傳又故闕舜典一篇以見堯典存而舜典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夫作僞者不另撰舜典特省力以藏拙又闕其傳蓋恐僞書太完易滋人疑詐爲亡失以售其欺當時以王肅注補之其實王肅本亦不必割愼徽以下爲舜典也乃有姚方興者僞造僞孔舜典傳又於篇首增曰若稽古帝舜十二字已見廃於梁武帝劉炫等复加濬哲十六字以與堯典起段相配若眞有舜典也者然姚劉所

增二十八字其僞易辨卽僞孔割慎徽下爲舜典已經閻百詩惠定宇痛闢後此艮庭西莊懋堂淵如諸人咸無異辭其尤可以無疑矣無如博辯如毛大可因疾朱子並惡攻古文者袒朱子之說當閻氏作疏證時異軍特起旣作古文冤詞复作舜典補亡旣誤讀釋文以爲二十八字出於王注而信以爲眞此尤無足辨矣乃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緣毛氏讀書多見史記載慎徽至四罪於堯本紀而孟子外如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而偁堯典者皆在慎徽以後遏密八音以前其月正元日以下則並無引偁堯典因較準史記自曰若稽古帝堯至放勳殂落在堯紀

者卽爲堯典自月正元日至舜生三十徵庸在舜紀者卽爲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尚有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夫司馬遷从孔安國問故以史記證古文自是漢學家瀌然毛氏竟以史記分今文之篇以定古文之篇則亦武斷之甚者也朱錫鬯亦从毛氏說而欲刪去姚方興二十八字取宋書禮志高堂隆所引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上其武斷與毛氏等焦理堂又因毛氏之說而推廣之謂孔子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於舜攝不聞入舜卽眞以後則毛氏之言信而序舜典曰虞舜側

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側微卽側陋歷試諸難卽愼徽五典云云又倡僞孔分愼徽㠯下爲舜典者是於是反覆推勘證㠯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顧命康王之誥古文本兩篇非割堯典者可比僞孔與鄭氏分篇各不同鄭氏分王若曰㠯下爲康王之誥者是其序本連綴不斷序曰成王崩康王旣尸天子遂誥命諸矦作康王之誥本推本顧命因創爲互敘之說謂堯典舜典本是一篇堯典以粵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㠯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閒互相敘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且於五帝本紀中曰舜攝堯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荐舜二女嬪虞屬之舜深得互敘之恉大學偁帝典固合二典而總名之也案焦氏說後出最爲新巧易動人聽竊謂

鄭氏及見眞古文其注百篇書序於伏生二十九篇外爲孔壁中十六篇者十六篇并二十九篇共四十五篇恰合桓君山古文尚書四十五卷之數又十六篇中九共有九篇共二十四篇而今文二十九篇中古文分盤庚爲三大誓爲三顧命爲二是有三十四篇合之二十四篇共五十八篇恰合劉向別錄古文五十八篇之數建武之際亾武成一篇故藝文志所載止五十七篇若今文已有舜典一篇古文又有舜典一篇則別錄當曰五十九篇藝文志當曰五十八矣至於所謂今文注二十九篇其中有大誓者乃王伯申氏之說詳見經義述聞曰逸餘則注曰亾鄭㠯有目無書者謂之亾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於舜典之下注曰逸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竝載鄭注古文尚書九卷宋世始亾凡茲所偁鄭注悉見正義所引明其爲孔壁之古文而不在今文堯典中矣若在伏生書中則旣立學官且有師說鄭安㝵謂之逸哉有此一證已成鐵案百口不能爭矣學者但篤信鄭君而僞孔㠯下紛紛割裂皆㬎知妟作置之不論可也舜典亾於永嘉後儒系

㝵見古文遂謂今文堯典後半敘述舜事已具則無所爲舜典誠井蛙之見今案趙岐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然則孟子與萬章論舜事其不見於今文堯典中者當爲古舜典之文百詩已有此疑鄭注舜典序云入麓伐木與納于大麓異義江艮庭謂必據逸書舜典爲說是可見堯之試舜不僅如愼徽云云至若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至爲精奧高郵李氏疑爲古舜典之言僞孔竊入大禹謨取史記所載陶漁焚廩捐井諸事廁之所采堯典之間必古文舜典也毛氏取以補亾雖屬臆斷然亦不爲無見他若高堂隆所引尚書之文或係中候呂及太平御覽引尚書逸篇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此類或皆出舜典也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四名　周以存

今所傳尚書舜典非孔壁之舊乃僞孔傳分堯典自愼徽以下之文也僞孔書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案漢以來傳伏生書者無此說此僞孔臆造以爲分篇之據東晉梅頤上僞孔傳時闕所分之舜典齊姚方興稱於大航頭得舜典上之其傳則採馬王注造之其經比馬鄭所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凡二十八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案梁武此議雖亦誤信僞孔書序之說然駁姚書之僞甚確遂不行用據陸氏釋文說隋開皇初始購得之冠於僞孔所分舜典之首今攷伏生所授之書無舜典孔安國所得壁中之五十八篇

有舜典爲多出於伏生書二十四篇之一卽鄭康成述古逸書二十四篇之首篇也遭西晉永嘉之亂與伏生書並亡於兵(說詳隋書經籍志)於是梅頤之徒始造僞孔傳然則舜典一篇自伏生時已亡孔壁所出之舜典又亡於西晉固無所謂舜典也僞孔之分堯典爲舜典者蓋據司馬遷史記堯舜二紀之文欲借以闗攻摘者之口其意蓋謂遷曾問故於孔安國則遷所傳述者皆古文故不另撰舜典而但於堯典中分出之亦欲使人易信也不知先儒若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君子皆皆辨其僞獨近儒毛氏大可爲其所愚著尚書寃詞以雪其誣然其說多偏爲惠氏(古文尚書考)王氏(尚書後案)江氏(尚書集注音疏)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所不取而嘗議其失矣則舜典之逸亡信有徵也然其逸文往往見於他傳紀或祇稱書曰或並書曰而無之繹其語意似古舜典之逸文如宋書禮志載高堂隆引書(段氏玉裁謂書下脫曰字)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皇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案此乃中候之文非古之舜典故不引入)孟子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趙岐曰尚書逸篇江氏聲謂當是舜典之文)又引書曰洚水警余(趙岐曰尚書逸篇案卽古舜典之文)太平御覽地部引尚書逸篇曰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凥丹淵爲諸侯(諸侯御覽作諸使徐生斑曰當爲諸侯蓋隸書侯字矦从人傍故誤爲使也今改從徐說)(案此稱逸篇與趙注同當亦古舜典之文)此引舜典稱書曰之類也又有不稱書曰者如論語堯曰一節(江氏聲謂當在尚書舜典又李氏塨經識小亦云然)孟子父母使舜完廩至女其于予治及舜往于田三句不及貢二句(惠氏棟江氏聲皆謂爲舜典之文)此引舜典不稱書曰之類也然則舜典之逸亡於此可

見且又有確證三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按此則遷書所載堯舜二紀之事皆引用堯典之文與舜典無涉如其有之班孟堅作儒林傳何以不並及舜典而衹稱堯典此以見孔安國並未分堯典爲舜典也其證一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徽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僞孔傳分作舜典則與孟子相背謬其證二（本惠氏定宇說）漢書王莽傳後漢書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書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蓋當時學者皆知舜典已亡未有據僞孔傳以引稱者信乎僞孔傳非壁中之書也其證三（參用王氏西莊說）由此觀之僞孔傳之分堯典爲舜典其謬戾已甚彰著矣而朱氏錫鬯欲依蕭山毛氏之說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刪去姚方興二十八字以高堂隆引尚書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上劃爲二典（說見曝書亭集）趙氏雲崧亦謂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不信王氏西莊別有舜典之說（說見陔餘叢攷）又焦氏里堂謂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即爲敘舜之首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敘發此文中神品（說見尚書補疏）蓋皆誤信僞孔序以舜典合於堯典之說反以鄭

氏述古逸書之舜典爲不足憑特未及漢書儒林傳並諸所引書稱舜典者而細繹之耳又顧氏亭林謂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閻氏百詩亦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並無別有舜典之說此則專就伏生之書有堯典而言不信孔壁所出之舜典竊謂孔壁之舜典確有可據蓋即孔安國以伏生書校之增多之二十四篇世謂之逸篇篇目具在劉歆造三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時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者合九共九篇爲一篇也分之則爲二十四）然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參用古文尚書攷說）故孫氏淵如著尚書篇目表於孔壁古文五十八篇表內鄭述古文二

十四篇表內並載舜典俞氏正燮著尚書篇目七篇說於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內載舜典旁注曰多於馬鄭書四十六卷目內載舜典旁注曰逸是皆確有見地信古徵實足正顧閻之失然推諸家深信僞孔及堯典分篇之由皆因孔沖遠爲之作疏故也疏稱逸書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僞作蓋欲曲說以誣孔壁逸書之僞而申僞孔之眞不知張霸之書乃百兩篇漢書藝文志不載蓋當時已不傳其書止儒林傳稱其篇或數簡文意淺陋以中書校之非是迺黜其書觀此則霸書非二十四篇明矣蓋霸書在當時已不能售其欺而其書又不傳沖遠何由知其爲二十四篇也漢書儒林傳俱在沖遠豈未之見耶特不過欲申僞孔故曲爲之說耳（閻氏百詩王氏西莊皆有辨駁之說其語甚詳）又沖遠禮

記緇衣疏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說與書疏強指爲張霸者大異蓋冲遠亦知二十四篇之爲鄭書故特於禮記疏發之此其說猶見於他疏也至本疏中亦有言及之者堯典我其試哉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然則馬鄭王本卽庸生本亦卽孔壁本此冲遠又不覺無心逗露出來總之冲遠亦知孔傳之非眞緣其作疏自不得不用僞孔而黜鄭耳然則鄭本卽孔本僞孔則非眞壁中本鄭本之舜典久逸僞孔之舜典則分堯典爲之此不得謂逸舜典之尚存也明矣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五名　王廷儒

堯典及皋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皋陶也古文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況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愼徽下皆爲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爲齊博士尚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本有舜典其書至晉始亡而西京則藏於祕府諸儒多不得見東京傳習者不過數家又無傳注故永嘉之亂其本遂絕今按論語

堯曰咨爾舜五句之文可謂精絕當爲古舜典之言而何晏集解孔鄭皆無之何歟觀予小子履下孔注反引墨子爲證則知孔注之僞矣豈何氏失采歟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六名 陳培庚

古文尚書舜典之逸其說始于漢人趙邠卿孟子萬章篇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蓋古文尚書雖顯于東漢而未立學官諸儒不必盡見故邠卿云爾鄭康成及見古文舜典書序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又云經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五十八篇者伏生書二十九篇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鄭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益以古文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藝文志及別錄所載篇數是也其書東漢時尚存亡于晉永嘉之亂非即今僞尚書愼徽五典以下云云

國朝閻若璩惠棟王鳴盛孫星衍諸儒辨之甚悉今考之于左
其持異議者則有毛甡焦循二家亦條辨之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古文舜典別自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
典爲二者不同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不爲
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
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
國問古文義言亦未爲謬也
惠棟古文尚書考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粵若稽古以下至陟方
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只如此故司馬遷鄭康成王子雍
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
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

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
王鳴盛尚書後案孔壁所得眞古文尚書于伏生外增多十六
篇內本有舜典西晉又亡好事者又撰古文乃割堯典愼徽以
下爲舜典不知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
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
赦晉武時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
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今皆亡惟堯典存劉
熙時眞舜典已出惟藏秘府熙或未見故云爾如今之愼徽五
典以下爲舜典熙安得云惟堯典存乎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
臨終寫堯典置棺前如今本磐安得獨寫堯典乎儀禮注引朴
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案洪氏頤煊本

此又引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云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時邁詩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於山川徧于羣神正義書曰以下堯典文公羊文十
四年疏引堯典曰在璿璣玉衡太平御覽八百四引此句亦作
堯典皆馬鄭王本二
篇合爲一篇之證

案如上諸說則今文堯典愼徽五典云云非必古文舜典非由伏生誤合永嘉所亡乃眞舜典孔穎達謂爲張霸僞造蓋未究霸書百兩篇古文書百篇二者自別也疏證又云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安知非舜典之文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嫿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此即趙注所云孟子舜事皆逸書所載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趙氏雖有此言而孟子所載舜事不稱舜典未敢遽增今從之故不備具

毛大可舜典補亡自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何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祗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無一語稱堯典者則眞舜典矣

案春秋戰國時引經稱堯典者雖皆在殂落以前而先鄭周禮注引堯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則固在殂落後先後鄭皆治古文古文自有舜典如此語在舜典先鄭何以復稱堯典耶毛說非是

史記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摋皆不用原文然蹤跡可見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

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
焦循尙書補疏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康成注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于舜攝不關入卽眞以後序舜典側微卽側陋有鰥云云歷試諸難卽愼徽五典云云鄭以入麓伐木注之正指納于大麓不特序以愼徽爲歷試諸難卽鄭氏亦以納于大麓爲舜典如伏生合康王之誥顧命爲一篇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堯典之於舜典猶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上亦無庸補也
案毛以舜典僅逸其半焦以舜典未嘗亡皆出於胸臆壁中書明別有舜典如二家之說則東漢所增永嘉所亡宜何篇耶序有顧命康王之誥今文合爲一壁中書自爲二篇故杜林衞宏賈逵馬融依而分之壁中舜典自在今文堯典之外何可以康王之誥例也秀水朱氏錫鬯欲依毛說斷分二典而以高堂隆正朔議引書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冠月正元日之首段氏玉裁謂其強作解事故知毛焦二說皆不免是矣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七名　楊介康

孔子書敘安國古文竝有舜典之目後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康成皆述其篇非梅頤姚方興所分之舜典也蓋西京時古文冊在祕府謂之逸書東漢頗崇尚之然亦未立學官故傳注者少遭永嘉之亂孔本以亡至東晉古文晚出而眞僞肴矣茲攷傳記所引見存今舜典者如璿璣玉衡太平御覽八百四引放勳殂落春秋繁露五十二引歲二月東巡守時邁箋疏竝引伯夷典三禮序官司農注引之類不著于篇至逸文之存于諸傳記中者或偁尚書書曰者載之或絕不偁書而頗類書文者坿焉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八十一皇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作重華欽翼皇象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尚書中候作重華建黃授正改朔與沈書異朱錫鬯欲以高堂隆所引尚書十五字冠月

正元日之首以代姚方興二十八字錢曉徵段懋堂均辨其非矣曉徵以爲高堂隆所引脫中候二字懋堂以爲書緯之文似此文非舜典矣而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以爲中候所云必出於尚書幷以此爲僞舜典之文今从之至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毛大可寃詞引以爲僞書之證然究非舜典元文也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案御覽所引本於北齊之脩文殿御覽其時孔氏古文蓋未亡也惟諸侯李昉等引作諸使徐堅謂當爲諸侯劉歆三統歷亦作諸侯而云堯使處丹淵江艮庭本孟子說以爲舜順堯之命得其義矣而艮庭又以此條疑亦是舜典之文今从之

孟子萬章篇云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案孟子萬章篇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注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据此則孟子所引古堯典者多爲今舜典也此文則趙注以爲尚書逸篇焦里堂孟子正義云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亦舜典文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王西莊尚書後辨並以此爲舜典文僞書閒採以增太禹謨謬矣

此皆稱書而可指爲舜典者也論語堯曰篇云咨爾舜天

之□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西莊江艮庭並以此爲舜典文李孝臣羣經識小說舜典同劉楚楨論語正義本江艮庭說並云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可謂明於古今眞僞之故矣

孟子萬章篇云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于父母閻百詩以此爲舜典文又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閔下則偁□天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同竊以舜往于田三句當如閻說以爲舜典文仁覆閔下二句當如江說以爲孔君書傳也

又萬章篇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閻百詩以爲文辭古蝸不類孟子本文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江艮庭據孟子下章偁舜流共工于幽州云云實是堯典之文其實史記舜本紀亦載此事雖文辭多所增竄然亦當爲舜典文也

又萬章篇云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趙邠卿謂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江艮庭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尚書逸篇今據以訂正閻百詩以此爲舜典文焦里堂申注云趙氏蓋亦以此

文在舜典中也此皆不稱書而可疑爲舜典者也以上凡七条其偁書者則具錄而疏證之其不偁書者則尌列而審訂之本近人之說參以己意而折衷於江艮庭尙書逸文者尤多云至毛大可取史記塗廩穿井元愷四凶之類魏默深引史記孟子書大傳均作舜典補亡篇製雜糅亦嫌專輒耳

尙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 超等第八名 高崇煦

舜典逸文存于論語孟子者爲可信江氏聲錄逸文據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㝢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以爲似舜典篇首之文又據考靈燿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堯典之文以況此㝢若稽古云云又據太平御覽七十卷地部三十五引尙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凥丹淵爲諸侯以爲亦是舜典之文今案此二條不足據也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高堂隆所引書乃書緯之文古人偁引多有以緯書及經說偁經者此十五字首九字即姚方興所上十二字之藍本而贅以協于帝三字則緯書擬堯典居然一例錢氏曉徵宋書攷異云攷太平御覽八十一卷引尙書中候攷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欽翼皇象又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候云建皇授政改朔是此一十五字皆出中候高堂隆所引偶脫中候二字朱錫鬯欲移此文於舜典之首以代姚方興二十八字殆非也據段錢二說則緯書未可信也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卷三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爾據此則太平御覽增多北齊原書者六百四十卷又係類書託體甚卑則御覽地部所引逸篇亦未可信也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凡例云尚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攷者各附書序竝存

原注其僅稱書曰書云者或不必盡是尚書或是逸周書及周書六弢不便採入據此知御覽地部所引逸篇孫氏亦不信也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八條云嘗疑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王氏鳴盛尚書後辨云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孟子時百篇未亡舜不告父母而娶帝不預告舜而妻之以及焚廩浚井云云皆百篇中語據閻段二說則逸文之存于孟子者六據王氏說則逸文之存于論語者一今以論語孟子爲本而不取江氏以守蓋闕之義

云

尙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十名　屈開埏

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馬鄭以書序爲孔子作則舜典之名由來久矣惟伏生今文併于堯典孔氏古文亦有其篇觀康成述逸書篇目與劉向馬融等合則知兩漢時古文雖未立學官而皆有舜典逸篇也至梅賾奏上僞書盡失其舊矣兹爲攷其逸文之見於它書者條列之如左

沈約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案太平御覽八十一皇部引尙書中候考河命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尙書中候略同但御覽作重華欽翼皇象文選

注作建黄授正改朔與此文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謂建黄當作建皇得之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以爲黄誤作皇恐不盡然以御覽及文選注觀之則高堂隆所引乃書緯之文似非舜典逸文也惟江氏聲以爲據粵若稽古云云似舜典篇首之文亦爲有見朱錫鬯同毛大可說欲移此十五字冠於月正元日之首錢竹汀曾著論非之矣

太平御覽七十卷地部三十五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侯御覽作使誤依徐珽說訂正

案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太平御覽大半本之於北齊修文殿御覽在北齊時孔氏古文蓋未亡故得引之也又云孔氏古文有舜典此條疑亦是舜典之文

孟子萬章篇引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案趙岐注尚書逸篇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逸篇蓋亦舜典文也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王氏鳴盛尚書後辨竝以此爲舜典文江氏聲因之蓋孟子所引書多出堯典亦卽多出於今舜典如放勳乃徂落之類是也

右三條係經傳竝稱書者

孟子萬章篇云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案趙岐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焦氏循正義云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則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尚書逸文竝云孟子不傳書曰終是疑詞亦蓋闕之恉然閻

氏若璩亦以爲舜典文或當有見今姑存之下同

右一條係經不稱書而傳稱書者

論語堯曰篇云咨爾舜天之□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案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此堯將禪位而命舜之詞當在尚書舜典王氏鳴盛尚書後辨李氏惇羣經識小然以爲舜典文僞古文採以入大禹謨謬矣

孟子萬章篇云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于父母

案閻氏若璩尚書疏證以此爲舜典文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閔下則偁□天江氏聲以爲不類尚書之文必是孔君書傳焦氏循亦本其說此爲近之

又萬章篇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

案閻氏若璩尚書疏證云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而多所增竄不及原文遠甚又云此一段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毛奇齡魏默深並取史記塗廩穿井之說以作舜典補亡據此則此文當屬舜典矣江氏聲據孟子下章偁舜流共工於幽州云云以爲是堯典之文殊不盡然

右三條係經傳不稱書而近儒疑爲舜典者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超等第十一名　王家鳳

今尚書所載之舜典非孔壁舜典之舊故近儒斥僞古文者咸闕之閻百詩云逸書舜典久亡今舜典原只是堯典一篇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刀亦不能截之使斷惟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横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案東晉元帝時梅賾上僞古文尚書尚闕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傳因取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其篇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則齊明帝時姚方興所造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十六字又隋學士劉炫之所造也說詳經典釋文及史通正史篇惠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明

言堯典梅氏本於慎徽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案梅氏本亦闕舜典一篇則梅亦未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也此其省作舜典一篇乃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王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時幽州秀才張髦疏及劉熙釋名儀禮公羊疏以證今舜典爲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孔壁古文之舜典爲已亡今所存者非舜典矣毛氏大可則謂慎徽五典以下至放勛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引經凡稱堯典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勛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然蹤跡可攷今較史記二帝紀則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勛乃殂

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至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載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取帝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作舜典補亡一篇而篇首二十八字仍用今舜典文毛信二十八字爲眞古文故取爲冠於是朱竹垞焦里堂亦因其說第朱則終疑濬哲以下十六字爲僞而欲取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爲篇首焦則稍變毛氏之說謂舜典之於堯典猶康王之誥之於顧命兩篇互相敘發而仍首尾畢具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兼堯舜言之蓋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二篇言則過密八音以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故未嘗亡亦無庸補以余攷之舜典固存者半逸者亦半全以爲存全以爲逸

二者皆偏執之說也夫自愼徽五典以下至遏密八音皆堯試舜與堯崩之事諸先生以爲堯典原文當矣然月正元日舜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牧命九官皆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帝典序文豈得俱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一節更係總結舜之始終與堯無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則伏生誤合舜典於堯典孔安國書序之言信而有徵馬鄭王肅注並以爲堯典者特沿伏生之誤耳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之存者而其散逸之半猶時時見於他書今即舉論語孟子言之論語引堯曰咨爾舜云云（江氏尚書集注音疏李氏群經識小並以爲舜典佚文）孟子引書曰祗載見瞽瞍三句（趙注云尚書逸篇）其爲舜典逸文無疑（趙岐注孟子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然則所稱完廩于田諸事皆舜典也今以未稱書曰不引）如以舜典爲全然完具則此所云堯曰書曰者果出何書乎故余謂舜典存者半逸者亦半也雖然毛氏以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之半而据史記所載舜事以補前半舜典之亡則又不可何則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習古文家言其史記所紀舜事雖亦間出於尚書然遷自言其据古文及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國語百家言擇其尤雅者著爲本紀則所稱亦未必盡舜典之逸即舉元愷流四凶一段確然本諸春秋左氏傳若盡取以補舜典之闕是使僞者轉得而亂眞也且篇首二十八字明係姚方興等所造即陸德明亦不之信而必斷以爲眞古文据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王粲七釋謂漢末先有引用者王肅范甯尚書注亦俱有其文（詳尚書古文冤詞）不尤誣乎朱竹垞遺書駁之

見暘書而惠定宇謂適以證成方興之罪詳尚書古文攷其言當矣若亭集
朱氏欲採高堂隆所引十五字列於篇首則錢曉徵段懋堂皆非之錢說見宋書攷異段說見古文撰異蓋此十五字出書緯正爲方興作僞之藍本今旣以彼爲僞而以此易之是仍爲方興所欺而已總之秦火而後典籍淪亡伏生所口授旣難免記憶之譌孔壁所入藏又豈無斷殘之患學者第信其所可信而於存者獨守之闕其所可疑而於逸者姑俟之可矣奚用紛紛多事哉

尚書舜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特等第五名劉傳鏞

舜典逸不可攷久矣姚方興二十八字之僞前人已辨之甚詳卽帝曰欽哉與愼徽五典云云文義相承亦人所易見不必攷者請卽篇中言帝之字攷之堯典首記曰若稽古帝堯以下皆以帝稱堯而不斥言堯作僞者妄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不知舜典爲虞史宜稱帝不宜稱舜與堯典同例今堯典言帝而舜典獨言舜豈史例乎且舜典記舜事而云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則殂落者爲堯乎爲舜乎前章稱舜謂堯在猶可也而何以旣殂落矣猶稱舜曰而不稱帝乎此明是堯典之文而作僞者妄分不察遂至駁雜分歧乖違義例若此孟子萬章篇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是孟子時所見之尙書明爲堯典今此文乃入舜典顯與孟子不合且僞傳以放勳爲放上世之功化妄改此處放勳二字爲帝而不察春秋繁露說文帝王世紀漢書王莽傳所引皆作放勳與孟子合也史臣之紀堯也以放勳始以放勳終紀舜之即眞也以舜始以舜終文法嚴密不可紊亂如是再以史記攷之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遷從安國問故而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不出釐降二女而止也作僞者悍然不顧而姚方興劉炫又妄益之以二十八字之文至孔氏作疏尊而用之無復異議而古本遂不可復矣或曰堯典稱舜是矣而舜命九官之文又稱爲帝何也曰堯已殂落稱帝無所嫌也然命官之首猶必冠以舜曰二字明此爲堯典紀堯之事故特書舜曰以別之若舜典則當始終稱帝不宜以舜始而以舜終也篇末復稱舜生云云以總括舜之本末堯之功德在舉舜一事故統舜徵庸在位之年而總言之至陟方之後四海哀慕諸事不敘及一語以其事在舜典不應於堯典中詳之史例然也今舜典佚不可攷趙岐注孟子謂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舜典今本孟子注疏誤爲堯典段氏玉裁正之）閻氏百詩謂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詞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文無疑與趙岐注合蕭山毛氏以四海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朱錫鬯據其說又增宋書高堂隆所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

皇授政改朔十五字於月正元日之上不知高堂隆所引乃中候之文見太平御覽八十一皇部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方興所襲以作僞者烏得引而用之且據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舜事無容中畫也然則舜典逸不可攷明矣

舜典尚書存逸攷

八月分齋課特等第六名 婁正寅

伏生今文併舜典於堯典壁中古文載有舜典之目安國獻之劉向校之馬融書序康成述逸書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學官藏在秘府抄傳之者永嘉亂後壁中之本遂亡至梅賾析堯舜典爲二東晉之古文出西漢之古文亡矣然歷攷諸書堯典之外當别有舜典一篇其逸文之存于他書者茲爲攷之得若干條至文辭繁多詳于本書不具錄云有引書而疑爲舜典者

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云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江艮庭魏默深並以爲舜典詳尚書集注音疏舜典補亡太平御覽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文選注引尚書中候與此同

太平御覽地部引尚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江艮庭以爲舜典詳尚書集注音疏諸侯御覽作諸使依徐鉉說訂正

孟子萬章篇引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趙邠卿云尚書逸篇閻百詩焦里堂江艮庭魏默深竝以爲舜典詳尚書古文疏證孟子正義尚書集注音疏舜典補亡此其可據者也有不引書而亦可疑爲舜典者左傳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一段毛大可以爲舜典詳舜典補亡又十八年帝鴻氏有不才子一段毛大可以爲舜典詳舜典補亡案孟子萬章篇舜流共工於幽州云云與今舜典同江艮庭尚書逸文以爲堯典文不盡然也論語堯曰篇云咨爾舜天之□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西莊江艮庭李孝臣劉楚楨魏默深竝以爲舜典詳尚書後案尚書集注音疏羣經識小論語正義舜典補亡僞古文取以入大禹謨所謂欲蓋彌彰者也孟子萬章篇云舜往于田號泣于□天于父母閻百詩以爲舜典詳尚書古文疏證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閻百詩以爲舜典詳尚書古文疏證史記舜本紀略同毛大可魏默深竝取以作舜典補亡又云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趙邠卿以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今依江艮庭說閻百詩焦里堂魏默深竝以爲舜典詳尚書古文疏證孟子正義舜典補亡又堯崩三年之喪畢至踐天子位焉又舜尚見帝至迭爲賓主尚書大傳維元祀至葬于蒼梧之野魏默深竝以爲舜典竝詳舜典補亡此其不盡可據者也